

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句解卷五

元 朱祖義 撰

盤庚上第九

堯舜未施信而民信之動則丕應後世有不待言而自從者商德之衰盤庚欲為遷都之舉而民敢出怨言以咨其上其君從而詳復告語之上篇告於未遷之時中篇告於將遷之際已遷之後又為下篇以安慰之亦足以見風俗之薄矣又足以見盤庚之於民忠厚之至也歟

盤庚五遷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又遷亳自湯至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將修治亳邑之別名殷商人稱殷自盤庚遷殷始民咨胥怨民皆咨嗟相怨作盤庚

三篇盤庚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民不肯往亳殷所有之邑居率籲衆戚盤庚皆呼衆憂之人出矢言出陳誓言以告之曰我王來言我王祖乙自相來既爰宅于茲既於是居于此耿地重我民亦惟愛重我民無盡劉無盡殺害之置之死地也不能胥匡以生豈意耿邑復有河患汝民不能相正以生生之理卜稽曰我乃考之龜卜卜之所言果曰其如台其如我所欲遷殷者先王有服況我商自湯以來凡有所事恪謹天命無不誠恪敬謹天命茲猶不常寧於此猶不能常安居不常厥邑不常處其都邑于今五邦自湯至今五遷都矣今不承於古倘今不能順古先王之事以遷罔知天之斷命則是不知天之斷絕汝命於此耿地斷上聲矧曰

況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其能從湯成功故地而居若顛木之有由蘖如顛仆之木尚有萌蘖再生之理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今天將長我商家社稷無窮之命於此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使我繼紹復興先王大業底綏四方致安四方盤庚斆于民故今盤庚教民以遷斆效由乃在位必自汝在位人臣始以常舊服使人臣用先王常行遷都故事正法度正其法度率民以遷曰所言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自今以往無或敢隱伏小人所以箴規人君之心欲遷都者王命衆悉至於庭盤庚命羣臣及庶民盡至於庭王若曰盤庚順其事告之曰格汝衆至汝衆人予告汝訓我告汝以教訓之言汝猷黜乃心汝謀去汝私心無傲從康無教

慢上命不肯往遷從康安之志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古我先王自湯
而下亦惟圖謀任用老成舊臣與之共行政事王播告之修故先王有號令播告之修為不
匿厥指皆言達於下未嘗隱匿其旨意王用丕欽先王亦欲大敬罔有逸言無有
過逸之言惑亂衆聽民用丕變是以民用大變其所為從上所為今汝聒聒今汝等人
臣聒聒然肆為多言起信險膚務為險峻膚淺之言以起信於人予弗知乃所訟
我竟不知汝所爭者何事非予自荒茲德非我自失此德以為必遷惟汝含德若從
汝言惟汝含容以為德不惕予一人使汝終不畏我一人予若觀火我若觀火燎原
坐視不救予亦拙謀則我亦拙謀作乃逸成汝之過矣若網在綱民從上如

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舉其網則網之目皆有條理不紊亂若農服田力穡今民誠體網從網之義不憚勞而從遷正如農夫有事於田畝盡力於稼穡也乃亦有秋汝亦有秋成之利孰謂遷都不享安居之利耶汝克黜乃心汝羣臣誠能去汝傲上從康之心施實德于民施真實德惠于民使享安居之利至于婚友以至汝婚姻朋友他日皆有生生之樂丕乃敢大言我於此時方敢丕大其言語汝有積德稱揚汝祖父在先王時能率民以遷今汝又能率民以遷是有積世之德在民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汝若不知畏懼大為害於遠近之民惰農自安如惰農偷一時之安不昬作勞不知敏勉以作勞苦之事不服田畝不肯服事田畝之間越其罔有黍稷於汝無有黍稷之利矣汝不和

吉言于百姓〔汝不能調和善言以曉諭百姓使遷〕惟汝自生毒〔他日民不安居是汝生毒〕乃敗禍姦宄〔乃至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以自取災害于其身〕乃既先惡于民〔汝既率民以不遷是以惡兆為之倡〕乃奉其恫〔乃自奉其災痛恫通〕汝悔身何及〔至是汝雖悔之何所及乎〕相時憸民〔今我相視一時小民〕猶胥顧于箴言〔或事不如意猶相顧於箴規之言〕其發有逸口〔惟恐言之妄發則以口過取禍〕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況我制生殺之權賞罰汝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汝尚以遷都非利何不入告我〕而胥動以浮言〔而乃相挻動以不實之言〕恐沈于衆〔恐動沈溺衆人〕若火之燎于原〔如火之焚燎于原野〕不可嚮邇〔火雖不可向近〕其猶可撲

滅其猶可撲而滅之今汝肆浮言於下我一旦用刑以撲滅之則惟汝衆則是汝衆臣自作弗靖自為不安非予有咎非我一人咎惡遲任有言曰殷庚又舉古賢遲任有言人惟求舊人求舊則所見審器非求舊惟新器舊則弊弊則必易新者古我先王自成湯以下暨乃祖乃父與汝祖汝父胥及逸勤安則相與同其安勞則相與同其勞予敢動用非罰我豈今日不念其子孫敢動用非祖之罰加爾乎世選爾勞世世選用爾之勞績予不掩爾善我不敢掩蔽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此我有烝嘗之祭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爾之祖亦從而與享作福作災今汝或為善或為惡皆汝自取予亦不敢動用非德我亦豈敢以非德賞汝乎

予告汝于難我告汝以行事之難不可輕易若射之有志如射之志於的必詳審而後發汝無侮老成人老成慮遠必欲遷也汝無侮之不從其言無弱孤有幼幼無父罹其害亦欲遷也汝無弱之不聽其言各長于厥居各思久長所居勉出乃力勉出汝之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聽我一人所作之謀無有遠邇無有遠邇踈近而親用罪伐厥死不能率民以遷是用罪也吾必有罰以伐汝趨死路用德彰厥善能率民遷是用德也吾必有賞以彰汝向善之心邦之臧既遷之後國之臧善得以去害趨利惟汝衆皆出汝衆之謀邦之不臧既遷之後國之不善惟予一人有佚罰惟我一人有過失之罰凡爾衆凡爾衆臣其惟致告其惟以吾言致告戒於民自今至于

後日自今日至後日各恭爾事各自恭敬汝所治事齊乃位整齊汝所居之位度乃口以法度制節汝口無浮言罰及爾身弗可悔不然吾有罰以加爾之身汝欲悔之而不及矣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盤庚率民而起惟涉河以民遷涉河而南以民遷亳乃話民之弗率乃以話言陳述向來不率之民誕告用亶其有衆大告以言用誠信以孚于衆人之心咸造弗褻在王庭臣民咸至王庭亦皆以誠信應上命無敢有褻狎者盤庚乃登進厥民盤庚乃升其民而進至前曰諭之曰明聽朕言汝當明明聽我之言無荒

失朕命無復如前日之荒怠遺棄我之教命嗚呼嗟歎古我前后盤庚已前諸君罔不惟民之承凡有施為無不惟民是順保后胥感民亦保衛其君相與同其憂戚鮮以不浮于天時少有不先天時以趨事者殷降大虐以天於殷家屢降大虐罰如囂與相皆有水患先王不懷是以先王不敢懷安故邑厥攸作其所作為視民利用遷必視民所利而用之以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民何不念我先王遷都之事聞之後世者承汝俾汝惟喜康共我今日遷不過順汝民情使汝惟喜樂康安之是共非汝有咎非汝有罪咎比于罰故遂遷徙勞煩使汝比近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我所以順呼汝民使懷安于此新邑者亦惟汝故亦皆緣汝之故以丕從厥

志所以大從汝之志願今予將試以汝遷今我將用以汝遷安定厥邦安定綣懷於其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汝民乃不體我心之所困者在於欲遷乃咸大不宣乃心乃皆大不宣布汝之腹心欽念以忱敬念以忱誠動予一人感動我一人爾惟自鞠自苦是汝自取困窮自取病苦若乘舟譬如乘舟汝弗濟汝不以時而濟臭厥載將臭敗其所載之物爾忱不屬今汝忱誠有所不逮不能從我遷惟胥以沈惟相與及於沈溺矣不其或稽爾乃不能稽考是非利害所在自怒曷瘳他日罹其禍患雖自怒何所瘳痊乎汝不謀長汝不謀為長久之計以思乃災以思汝不遷之災汝誕勸憂是汝大勸勉於憂愁之道今其有今罔後今但有目

前無長久之計汝何生在上汝何以得久生在世上乎今予命汝一今我命汝遷居之言一定不易無起穢以自臭無戲浮言惑衆如起穢惡之物非特臭及他人適所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恐姦人好生事者倚托汝之身迂乃心以迂曲汝之心倡浮言以惑衆遂文其說以謂衆人之情皆如此有此等人汝不可輕信予迓續乃命于天我所以將汝遷者但欲迎迓接續汝命于天予豈汝威我豈以威脅汝哉用奉畜汝衆欲奉養汝衆民而已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因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勞動爾先祖率民以遷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使我今日大能進用爾於列位者用懷爾祖之勞所以如此失于政苟今日爾臣不能率民以遷是失其政也陳于茲不當久居於耿而欲居之是陳

於兹也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我商高后乃赫然震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於我曰曷虐朕民耿地圯壞如此汝何虐害我民而不遷乎汝萬民乃不生生汝萬民乃不以生生為念暨予一人猷同心與我一人謀同其心以遷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則我先后又將大降與汝以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耿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故有爽德此皆我先王有明爽之德在天見汝衆民傲慢不從有此罪疾自上其罰汝乃自上天降罰於汝汝罔能迪汝將何道以辭其責古我先后自成湯至祖乙既勞乃祖乃父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父汝共作我畜民故我用汝共為吾民畜養之官汝有戕則在乃心汝乃有戕賊吾民之衆在

汝之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則我先王必先有以安慰汝祖汝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使汝祖父乃斷絕遺棄汝不救乃死坐視汝受先王之罪疾而不救汝死茲予有亂政同位於此衆有亂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在列位具乃貝玉眷戀耿邑沃饒備具貝玉貝水蟲古人取其甲為寶如今用錢玉亦寶也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汝祖父將大告我先王曰曰作丕刑于朕孫可作為大刑罰以及於我子孫迪高后又開導啟迪我先王丕乃崇降弗祥大重降不祥之事於汝身而不汝赦嗚呼盤庚嗟歎今予告汝不易今我告汝不可改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汝分其謀分其念各自為謀念以相從我無同謀合辭以為不可遷各設中

于乃心各設中正于汝心無狥私情而忘公理乃有不吉不迪乃或有不善不道之人顛越不恭顛覆踰越我言不恭我命暫遇姦宄徒欲取邑時暫逢人而為奸宄之事我乃劓殄滅之我乃輕則割其鼻重則殄滅之至死無遺育無使遺漏再得生育於世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無使移其種類於此新邑往哉生生往新邑則可厚生生之理今予將試以汝遷今我將試與汝衆遷于亳都永建乃家以永長建立爾之家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既渡河以遷于亳邑奠厥攸居君民各定所居乃正厥位正其宗廟

社稷朝廷之位綏爰有衆慰安有衆之情使無疑曰無戲怠言既遷之後無遊戲怠惰懋建大命當勉立汝之大命長為生生計今予其敷心腹腎腸今我其布心腹腎腸所蘊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歷歷告以所遷之志罔罪爾衆今日既遷無罪爾衆爾無共怒爾衆無共為忿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相與協比肆讒言以毀我一人古我先王湯將多于前功契始居亳湯欲廣前功於是復居亳適于山往亳依山而居用降我凶德用降凶德而升吉德嘉績于朕邦湯所以能成美功於我國家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今我民在耿地用擺蕩分析離其所居罔有定極無有定止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爾臣民乃謂我何無故震動萬民以遷都

之勞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殊不知我遷乃天將復我高祖成湯盛德大業亂
越我家致治於我國家朕及篤敬朕於是及篤厚欽敬之臣恭承民命敬承民之
命用永地于新邑用長其宅地于此新邑肆予沖人故我幼沖之人非廢
厥謀非敢廢爾卿士大夫不遷之謀而不用弔由靈惟至誠用善謀及去爾不善之謀各
非敢違卜爾不欲遷而我必遷蓋不敢違吉卜用宏茲賁將以弘增大商業賁飾其治耳
嗚呼盤庚嗟歎邦伯師長一邦之伯諸侯衆官之長六卿百執事之人百執事小
臣皆呼而告之尚皆隱哉爾等庶幾皆加惻隱之心予其懋簡相爾我其勸勉簡擇
使爾為我輔相念敬我衆思念欽敬我之衆民朕不肩好貨我不任好貨財之人敢

恭生生有能果於恭敬生民之生者鞠人謀人之保居能鞠養人者又能圖謀使人保安其居者敘欽吾則敘其勞績而用之加其禮貌而敬之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今我既進爾告爾以我志所順與不順者罔有弗欽無有不敬無總于貨寶爾無以總聚貨寶為心生生自庸惟以厚民生生之業自用其心式敷民德用布其愛民之德永肩一心長任此心而不變

說命上第十二

嘗怪傅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勲業不由資序田野之夫一旦得君如此然有高宗有傅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傅說而欲效其所為未必不以私意用人也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足以為憑哉後之君欲用人者當如堯之試舜則可以無失矣

高宗夢得說高宗思想賢相之功遂於夢中得傅說之形象說曰使百工營求諸野使百官經營而求諸田野得諸傅巖果得說於傅氏之巖作說命三篇

說命舊簡所標

王宅憂高宗宅憂亮陰三祀誠信淵默不言已三年既免喪已除喪其惟弗言其猶不言羣臣咸諫于王曰羣臣皆進諫于高宗曰嗚呼嗟歎知之曰明哲事無不知謂之明哲明哲實作則有明哲之德則所言實可為天下之法則天子惟君萬邦高宗以天子之尊君臨萬邦百官承式百官遵承其言以為法式王言惟作命人君有言則可以為教命不言無言則臣下罔攸稟令下無所稟受其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高宗用臣下進諫之故作書以誥曰以台正

于四方以我表正四方台恐德弗類我恐德之不善無以準天下茲故弗言此所以不言恭默思道但恭敬淵默沈思治道夢帝賚予良弼已而思之既深誠感上天於夢寐間見上帝賚賜以忠良輔弼之人其代予言將以代我出言令四方乃審厥象乃審度思念夢中所見之形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使以夢中所見圖為形以此形徧求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果於傅巖得築隱人名說者與此形相肖爰立作相於是立以為相王置諸其左右高宗處之左右使兼師保之職命之曰遂命之言朝夕納誨朝夕之間納其誨言以輔台德以輔翼我之德若金若金欲成利器不可無礪用汝作礪今用汝說作礪欲其體此義以治己若濟巨川若濟渡大川不可無

舟楫用汝作舟楫用汝說作舟楫欲體其義以濟難若歲大旱若年歲大旱不可無霖雨用汝作霖雨用汝說作霖雨欲體此義以澤民啓乃心啓發汝心所蘊沃朕心以沃我心若藥弗瞑眩如藥不能使人昏潰厥疾弗瘳則病不愈言不能使人難受則非心不格若跣弗視地如徒跣而行不視地厥足用傷則足用傷不資說為視聽則必至於害事惟暨乃僚欲說率其僚屬罔不同心以匡乃辟同心以匡正其君心俾率先王使其君率循古先王迪我高后道迪我高后成湯之所行以康兆民以安兆民嗚呼高宗又歎欽予時命汝當敬我是命其惟有終其惟有終加始說復于王曰說於是答高宗惟木從繩則正木有曲直惟從繩墨作為器用則正

后從諫則聖君所行有善否惟能從諫弗咈斯足以成聖德后克聖惟君能成聖德臣不命其承則在朝之臣不待君命皆承上意以納諫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如是則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惟傅說承王命總百官居冢宰之職以總百官乃進于王曰進戒于王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天有日星之布列尊卑相正小大相維故明哲之王奉順天道而體之建邦設都建諸侯之邦於外設天子之都於內樹后王君公於都立天子以治之謂之后王於邦立諸侯以治之謂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又各為之命大夫與衆官之長以承

奉於諸侯天子不惟逸豫豈欲逸豫以位為樂惟以亂民惟欲體天道叶心勠力以治民

惟天聰明天之聰自我民聽天之明自我民視出於自然至公無私惟聖時憲聖人法天聰明無一毫之私意惟臣欽若則臣下皆敬順惟民從乂斯民敢不自治惟口起羞言出於口為命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苟口之所命非人則適以自取羞辱惟甲冑起戎身被甲冑以禦寇若無故被甲冑則適以自致寇戎惟衣裳在笥惟口起羞也故衣裳寧藏在笥不可輕以予人惟干戈省厥躬惟甲冑起戎也故用干戈必省於躬不可輕以加人王惟戒茲王惟以此為戒允茲克明言此不可輕用而能明其所為乃罔不休惟能賞當功罰當罪無不善矣惟治亂在庶官惟天下之治亂在庶官得人與不得人爾官不

及私昵〔欲官其人不可以私愛而官之〕惟其能〔惟有才能然後官之〕爵罔及惡德〔欲賜以爵不可以惡德而進之〕惟其賢〔惟有賢德然後爵之〕慮善以動〔審慮其事合於善然後可以動〕動惟厥時〔既善而動又必以其時〕有其善〔苟慮善而動遂以善為己有〕喪厥善〔適所以失其善〕矜其能〔動而有功遂矜其能〕喪厥功〔適所以失其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惟事事皆為之預備〕有備無患〔有備則無憂患〕無啓寵納侮〔無開寵嬖之門納小人之侮〕無恥過作非〔無羞恥有過而作成其非〕惟厥攸居〔思慮於所居無事之時〕政事惟醇〔則政事皆醇粹無有駁雜〕黷于祭祀〔祭祀數則黷〕時謂弗欽〔是謂之不敬〕禮煩則亂〔祀禮煩則紛亂〕事神則難〔施於事神難以格其〕

來享王曰旨哉高宗味其言美說呼說乃言惟服爾所言我惟佩服而行之乃不良于言苟爾不善於所言予罔聞于行則我無所聞而底於行說拜稽首曰說於是手至首而拜君首至地而稽首言曰非知之艱非徒知其言之善者為難行之惟艱能行其言之善為難王忱不艱高宗誠能不以行之為難而盡躬行之實允協于先王成德信能合先王成湯已全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有君如此而說不言當自負其咎罪也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高宗言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我小子舊日學于賢臣甘

盤既乃遯于荒野既而廢業乃隱遯居田野入宅于河後入居于河濱自河徂亳自河往亳邑即位暨厥終罔顯及其終無顯明之德爾惟訓于朕志故今日有望於傅說訓迪我志若作酒醴如作酒醴必用麴蘖爾惟麴蘖資爾說體麴蘖之義以輔成我之德使之醇正若作和羹如作和羹必用鹽梅爾惟鹽梅資爾說體鹽梅之義以調和我之性使之溫柔爾交修予罔予棄爾說能交迭修治我之德而不我棄予惟克邁乃訓則我亦能行汝訓言說曰說言王稱王而告人求多聞人之為人所貴多聞之冨時惟建事術以是建立政事也學于古訓又必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乃有獲然後發於政事有得於善事不師古苟為政事不法乎古以克永世而能

享長世之作者罔說攸聞非說所聞惟學遜志惟學當謙遜其志務時敏務要時時敏疾以求之厥修乃來則其所修乃來欲仁而仁至也允懷于茲信能懷念此遜志時敏之誠而不怠道積于厥躬則道積於其身惟斆學半然以道教我者特學之半念終始典于學惟因其所教而自思念終始有常於學厥德修罔覺則其德之修日益不自知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又能監視先王成湯為學成法而躬行之其永無失德之愆也惟說式克欽承有君如此惟說用能敬承其德旁招俊乂廣求俊而有德乂而有才者列于庶位以列于庶位共致其修輔之功王曰嗚呼高宗歎言說呼說告之四海之內咸仰朕德今四海之間皆仰慕我德時乃風皆是汝之

風化有以鼓舞而動蕩之股肱惟人信有股肱之助方可為人良臣惟聖有良臣之助方可成聖德昔先正保衡昔者伊尹為先代百官之正長謂之保衡言為人君所保以為平者作我先王作成我先王湯之德乃曰乃言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我若不能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心愧恥若鞭撻于市井閒一夫不獲其民有一夫不得其所則曰時予之辜言是我之罪佑我烈祖故能佐佑我功烈之祖湯格于皇天其德足感格于皇天也爾尚明保予爾說庶幾體伊尹致君澤民之志明白其心以安我罔俾阿衡專美有商無使伊尹為君所倚以取平者得以獨擅美名於商惟后非賢不乂惟君非得賢人不使以治天下惟賢非后不食賢人

非得賢君則寧退而不食天祿君臣之相擇如此今日我君臣可謂明良慶會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爾說當輔乃君之德使足以仰繼於先王永綏民永安天下之民說拜稽首曰解見前篇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天子揚此美命於上而公卿大夫知之大臣揚此美命於下而百執事與天下之人知之是謂對揚也

高宗肜日第十五

此篇祖己作以訓高宗見君臣遇災警戒之意夫以高宗之聖精誠上通於天而四海仰德於下宜祥瑞屢見可也胡為肜祭之日有雉升鼎耳之異蓋天心之愛君猶父母之愛子故凡加之以鞭撻譬之以訶責者必其可教之子若夫子之不肖為父母所棄絕者則無事鞭撻訶責矣肜容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絲衣繹賔尸之詩言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則繹祭亦陳鼎鼏明矣高宗祭湯之明日方陳鼎鼏乃有雉自外來入其廟中升鼎耳而鳴蓋高宗之祀常豐于昵祖則必殺於遠者其祭湯時必多闕不備故有此異雉雊祖己訓諸王賢臣祖己怪之遂訓王欲其修己以應天作高宗彤日作此篇書高宗之訓又作高宗之訓篇亡高宗彤日史官題篇目高宗彤日又言高宗彤日史官推本祖己所言之由彤者祭之明日又祭也商謂之彤周謂之繹蓋有相承不絕之意取其尋繹而復祭也故春秋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穀梁傳之曰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也高宗於彤祭之日越有雊雉於此有雊雉之異夫雉之為禽飛鳴於野今乃於宗廟行禮之時升鼎耳而鳴其為災異明矣祖己曰惟先格王

祖已言惟先格王之非心**正厥事**正其敬父薄祖之事**乃訓于王曰**然後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上天監視下民**典厥義**以義為主**降年有永有不永**故降年於人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非天固欲夭民而絕之**民中絕命**民之不義自中絕其命也**民有不若德**民有不順其德**不聽罪**又不服罪而恣行不義者**天既孚命正厥德**天既以可信之命降之災異以格正其德使之恐懼修省**乃曰其如台**民乃頑無知曰天命其如我何**嗚呼**嗟歎**王司敬民**君所司者代天敬民**罔非天胤**若祖若父代天敬民無非天嗣**典祀無豐于昵**凡祀之常典不可豐於父而薄於祖豐之於近廟而薄於疎遠也故高宗有飛雉之異豈無自而然

西伯戡黎第十六 史記曰文王脫羑里之囚而獻洛西之地然後紂賜之弓矢斧鉞使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於紂故諸侯有為不道文王誅之黎諸侯之國在上黨壺關乃朝歌之西境其地密邇王畿其君黨惡於紂虐用其民故文王為民稱兵伐之祖伊知周德及黎則天下之困於虐政者皆將去商歸周於是震恐作此篇

殷始咎周 史官言祖伊聞而始咎周蓋殷始咎惡周者 周人乘黎 以周人勝黎則舉天下困於虐政皆將歸之紂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祖伊恐 祖伊震恐 奔告于受 奔告殷受 作西伯戡黎 遂作此書戡堪 西伯戡黎 竹簡所標題 西伯既戡黎 又言西伯既戡黎乃史官推本祖已所言之由蓋黎侯不道文王戡伐之祖伊知戡黎之後代虐以寬民必去商歸周

祖伊恐於是震恐奔告于王奔走告商王受曰天子稱受為天之子天既訖我殷命天既訖絶我殷之命格人元龜稽於正人之言考於大龜之占罔敢知吉皆無敢言商家之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非我商先代諸賢王不相助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惟王自以淫亂戲怠之事自絶于天故天棄我故天因而棄絶我商不有康食喪亡無日不得安坐而食不虞天性淪於惡德不知虞度天性之善不迪率典父子兄弟無以相養不知蹈循常典今我民罔弗欲喪今我商民無不欲其喪亡曰天曷不降威言天何不降威罰於紂大命不摯受天大命伐商者又何為不至今王其如台今紂雖尚處君位民心已離其如我何王曰紂恬不以為意方且言曰嗚呼

我生不有命在天我生於世不有修短之命在天乎民雖怨我如我何祖伊反祖伊知其不可以言語感動反身而退語於人曰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數紂罪惡多參列著見於上天天已誅絕之矣乃能責命于天今乃不自責已責命于天謂我生修短自有天命殷之即喪觀此知殷即日喪亡指乃功指汝之政事皆喪亡之兆不無戮于爾邦不能無誅戮之禍於爾殷邦

微子第十七

呂氏春秋曰紂母生微子時尚為妾改為妻生紂紂父欲立微子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子乃立紂微者圻內國名子爵入為卿士微子傷國將亡作此篇以告箕子比干

殷既錯天命殷既錯亂天命逆天命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父師箕子少師

比干微子微子若曰意若曰父師少師呼箕子比干而告之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殷家危亡之證已成不復能治正四方矣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祖成湯致力而行遂成其功昭然陳列在上我用沈酗于酒我紂沈湎酒而迷溺酗酒而醉怒用亂敗厥德于下用亂敗湯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殷之臣民染紂之惡無有小大好為草野竊盜以至為奸於外為宄於內卿士師師非度以至上而六卿與庶士亦皆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凡有辜罪凡下有辜罪者乃罔恒獲乃上下相蒙常不獲罪小民方興小民之被害者方將興起相為敵讎共為敵讎今殷其淪喪喪亡若涉大水洪水其無津涯無有津涯畔岸不復可救殷遂喪越

至于今殷遂喪亡越必在今日曰父師少師微子又呼箕子比干而與之謀我其發出狂我念商家危亡不覺發出狂疾吾家耄我一家皆老耄不堪遜于荒欲遜走于荒野今爾無指告予今我父師少師乃無指意告我顛隮若之何其不知商家顛越隕墜將若之何父師若曰箕子荅微子意若曰王子呼微子為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天降酷毒之災荒亂殷邦方興沈酗于酒紂方且興起沈酗于酒乃罔畏畏乃不畏其所可畏咈其耇長咈戾其老成長上舊有位人舊有職位之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今殷民化之亦無所畏乃攘竊祭天神地祇色純之犧體全之牷牛羊豕之牲器實之用以容將食無災遞相容隱將而食之略無災罪

降監殷民故我下視殷民用乂讎斂紂所用以治者皆重斂之人與民為仇讎召敵讎不怠故民仇之皆自召敵仇曾不解怠罪合于一君臣上下恣行不義罪合為一多瘠罔詔善良之人多有瘠病無有詔而救之商今其有災商家今有喪亡之災我興受其敗我若興起諫紂人必不聽徒受禍敗而已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商若沒亡我當守節不事他國之主以為臣僕詔王子出迪但詔微子出而逃遯我舊云刻子我舊日常云立微子繼帝乙微子既不立而紂立未免刻害於子王子弗出微子不出紂必戮之我乃顛隮我商家乃顛越隮隕不可復存自靖為今之計不過人自為謀人自獻于先王人自為謀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如我所謀誓與商為依豈復顧為遯走之計乎

尚書句解卷五

尚書句解卷六

元　朱祖義　撰

泰誓上第一

泰誓三篇者是武王代紂大會誓衆之辭史官隨其先後而記之上篇序既言一月戊午中篇又言戊午王次于河朔則知上中二篇同日而作上篇作於河南諸侯方大會孟津將渡之時中篇作於河朔孟津已渡之後至下篇作於戊午之明日故篇首以時厥明別之

惟十有一年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文王遂受命稱王至九年大統未集而卒武王三年服畢乃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武王喪畢始伐殷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殷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一月戊午至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戊午師渡孟津更與諸侯期會以師衆渡孟津而共伐紂作泰誓三篇誓衆將渡作上篇已渡作中篇渡之明日作下篇泰誓舊簡標題惟十有三年春正月戊午即是序所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也前言十一此言十三蓋傳寫之誤也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月言春者蓋紀改正朔以所建之月為春也大會于孟津大會諸侯於孟津而將渡王曰武王誓衆言嗟我友邦冢君嗟歎我同志之邦大君諸侯越我御事庶事及我周治事之臣與衆士之賤者明聽誓明聽我誓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天地化生萬物為之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人稟五行之秀氣格五常之正性為萬物之最虛亶聰明天地於人之中又擇誠有此聰明之資者作元后使為大君司牧

生民元后作民父母大君又為民之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武王數紂之罪以見上天之意紂不敬上天之付托降災下民降災罪於下民沈湎冒色溺淫於酒貪冒于色敢行暴虐敢行凶暴虐殺無辜罪人以族以罪加人誅及族類官人以世以官使人延及于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修所居宮室臺則積土為之榭又臺上有屋者陂則障水使不流池則掘地以停水侈服則華其躬凡此皆役民之力斂民之財以為之以殘害于爾萬姓以此殘害于爾萬民焚炙忠良忠良加以炮烙之刑使不敢言刳剔孕婦孕婦則刳剔其腹剔去肉至骨以視其胎皇天震怒惟紂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故天怒其所為命我文考乃命我文德之父文王肅將天威敬行天威命以伐之大勳

未集大功未有所成肆予小子發武王自稱小子發武王名故我於十有一年以爾

友邦冢君與爾同志曰友長君諸侯觀政于商共觀商政欲紂改過而歸於善惟受

罔有悛心惟受遲至十二年之久無悛改之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乃平

居不祀天地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又遺弃先世宗廟而不祀犧牲粢盛凡國

家所蓄色純之犧牛羊豕之牲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既于凶盜盡為凶人所盜乃曰方且自肆

而言吾有民有命我下有人民可賴以安上有天命可恃以存罔懲其侮更不懲創

侮慢之心天佑下民武王既數紂罪故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於是上天佑助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命我作君以治之作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惟我今日能相助上

天寵綏四方寵愛綏安四方之民有罪無罪紂之有罪當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當順上帝之意而赦之或伐或赦但視上天之志如何予曷敢有越厥志我何敢有違上帝之志而妄行哉同力度德大抵征戰之事力同則料度其德而有德者勝同德度義德同則料度其義而有義者勝受有臣億萬今受有臣十千十萬惟億萬心其心不一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一所以見力與德義紂皆不我敵也商罪貫盈紂罪惡如繩之貫物繩亦盈滿天命誅之故天命我誅之予弗順天我若不順天誅之厥罪惟鈞其得罪於天與紂同予小子夙夜祗懼我於是早夜祗敬畏懼不敢安居受命文考受命于我文德之父文王類于上帝以物之類天者祀天也宜于冢

土祭社曰宜冢土社神也以爾有衆遂以爾有衆之諸侯底天之罰致天之罰於紂天矜于民上天常矜憐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罰紂天必從而罰之爾尚弼予一人爾有邦冢君御事庶事庶幾輔弼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永清四海以長清四海如源清清則流清今欲去紂之惡是清其源而天下皆清矣時哉弗可失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也

泰誓中第二

惟戊午上篇同此日王次于河朔武王渡孟津止於河之北羣后以師畢會羣諸侯以衆盡會於武王所止之處王乃徇師而誓曰武王乃廵衆而誓言嗚呼

嗟歎 西土有衆 周都豐鎬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言西土有衆 咸聽朕言 皆聽我言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 聞古人言善人為善日日憂其不足 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凶惡之人為不善亦日日憂其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受力行無法度之事 播棄黎老 加播穀而散之散棄面黎色之老成人 昵比罪人 親近有罪逋逃之人昵逆 淫酗肆虐 淫色酗酒肆行暴虐之威酗煦 臣下化之 臣下 皆習紂惡 朋家作仇 分為朋黨互相結為仇讎 脅權相滅 以權勢相脅更相殄滅 無辜籲天 橫及無辜之民皆呼天告冤 穢德彰聞 穢汙之德顯聞于天 惟天惠民 惟辟奉天 天惠愛斯民君奉天愛民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桀不

能順天愛民流虐毒于下國天乃佑命成湯天乃眷佑大命成湯降黜夏命降下黜棄夏之天命惟受罪浮于桀受罪又過于桀剥喪元良剥落喪失殷王元子之良賊虐諫輔賊虐殺害諫正輔弼之臣如比干謂已有天命自謂已有天命善如微子謂敬不足行自謂恭敬之事不足行足恃謂祭無益自謂祭祀為無益而不修謂暴無傷自謂暴虐為無傷而不已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可監為戒者不遠在桀為惡而湯伐之是也天其以予乂民天今以我乂治斯民朕夢協朕卜我得吉夢與我吉卜相合襲于休祥密有休祥之兆戎商必克以戎兵誅紂理必可勝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紂有億兆平人皆離心德予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我有治亂之臣十人皆與我同心德雖有周親紂於億兆雖有至親心德既離必將叛之不如仁人不如我亂臣皆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況天以我民所視為視以我民所聽為聽仁人既歸於我則天心歸於我必矣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百姓在紂湯火中其過豈不在我一人乎今朕必往今我必往伐紂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舉我威武侵紂疆界取彼凶殘取彼凶殘之紂我伐用張以張大我伐功于湯有光紂既黜則於湯之道為有光以紂喪失湯之道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勉將士不可無畏懼之心寧執非敵寧執非我敵敵之志百姓懍懍今百姓懼紂虐政懍懍危懼若崩厥角如崩摧其角無所容顧嗚呼乃一德一心歎汝

將士當一其心德人無異志立定厥功立定其功之必成惟克永世斯能為長世無窮之計

泰誓下第三

時厥明時戊午之明明日己未王乃大巡六師武王自河北趨商郊乃大巡六軍明誓衆士明明誓告衆士王曰嗚呼王歎而言我西土君子我西土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在河北者皆君子天有顯道天有顯然不可揜之道厥類惟彰善惡禍福各以類應道甚彰明今商王受狎侮五常今紂輕狎侮慢五常之道荒怠弗敬荒淫怠棄不以敬而行之自絕于天皆紂自絕于天非天絕紂結怨于民紂自結怨於民非民

怨紂斮朝涉之脛紂見冬月有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脛視之斮斫脛踁剖賢人之心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開而視之作威殺戮作為刑威殺戮無辜毒痛四海而其毒徧病於四海痡鋪崇信姦回尊信姦猾回邪之人放黜師保放棄退黜師保之任屏棄典刑屏去棄絕前世常法囚奴正士拘囚奴戮正直之士郊社不修郊祀天社祀地紂則壞而不修宗廟不享宗廟以奉先王紂則廢而不享作奇技淫巧但作奇異伎藝凡巧於為淫者以悅婦人以悅妲己上帝弗順故上天不順其所為祝降時喪於是斷絕降下喪亡之非於紂爾其孜孜爾衆士當孜孜不怠奉予一人助我一人恭行天罰敬行天罰討紂古人有言曰嘗聞古人之言撫我則后虐

我則讎（民心無常撫恤我則戴為君虐害我則視為讎）獨夫受（今紂寡助孤立謂之獨夫）洪惟作威（方大為威虐以害民）乃汝世讎（乃與汝民世世為讎）樹德務滋（大抵封殖有德之人如殖樹必栽培灌溉使之繁滋）除惡務本（除去罪惡之人如除草必芟夷蘊崇務絕根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故我大以爾衆士）殄殲乃讎（殄絕殲滅汝世讎殲音尖）爾衆士其尚迪果毅（爾衆士庶幾各進於果敢勇毅之地）以登乃辟（以成汝君之功）功多有厚賞（奏功多則我有厚賞）不迪有顯戮（不進則我肆諸市朝有顯明之戮）嗚呼（嗟歎）惟我文考（惟我文德之父文王）若日月之照臨（德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遠則光四方近則顯西土）惟我有周誕受

多方故我周大受多方之歸往而有天下予克受非予武今我勝紂非我能武惟朕文考無罪惟我文考未嘗得罪於天天祐助我周家受克予紂若勝我非朕文考有罪非我文考得罪於天惟予小子無良惟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所以我國家不能克終其令緒

牧誓第四

牧野乃誓臨戰之時也讀典謨如鼓春風雍容於揖遜之中讀諸誓如覩秋氣肅殺使人為之戰慄夫春與秋氣象雖不侔而天所以生物則一聖人之心亦豈有二致時焉而已矣

武王戎車三百兩戎車兵車也一車兩輪故車以兩言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百乘則共二萬二千五百人此指武王之師非兼言諸侯之師也虎賁三百人兵車外又

有虎賁三百人乃驍勇之士其猛如虎之奔蓋在王左右為侍衛者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臨戰遂作此書牧誓史官標題時甲子昧爽武王以戊午明日己禾發自河北次五日甲子暗昧未分之際將明未明之時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武王早朝至商郊之牧野乃誓誓衆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武王左手杖黃鉞右手執白旄以指麾而言所以肅其進退刺擊之節曰逖矣西土之人言遠矣諸侯衆士皆西土之人以慰勞其行役之遠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嗟歎我同志之諸侯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之三卿亞旅衆大夫之次於卿者師氏大夫以兵守門者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及此八國之人乃西

南夷與江漢之夷文王為西伯化行江漢之域故來助周伐紂稱爾戈武王既歷衆所誓人於是使之舉爾之戈比爾干近爾之盾立爾矛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執之以立于地予其誓聽我誓告汝士王曰誓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古人言母雞無鳴晨之理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母雞鳴晨則物反常為妖家必索而盡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紂惟妲己之言是用是牝雞而鳴晨昏棄厥肆祀弗荅宜其昏於事神則棄其所常陳之祭祀而其不能報本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母之昆弟母弟同母弟皆棄其骨肉不家之以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乃聚四方之多罪而逋走逃亡者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於是尊崇之推長之親信之任使之是以為大夫

卿士 於是或以為大夫為卿士 俾暴虐于百姓 使此等人肆暴虐于百姓 以姦宄于商邑 以為姦為宄于商之都邑 今予發 稱名 惟恭行天之罰 以恭敬而行天之罰 今日之事 征戰之事 不愆于六步七步 其坐作進退之法不過六步七步 乃止齊焉 乃止而整齊其衆不可輕進 夫子勗哉 凡爾將士勉哉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其攻擊刺殺之際少不得過四五多不得過六七 乃止齊焉 整齊其衆不可令過殺 勗哉夫子 勉哉將士 尚桓桓 庶幾皆桓桓之威武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其勇猛如虎貔熊羆 于商郊 在於商郊 弗迓克奔 紂之衆士或有不敵我師能來奔於我汝又不可迎擊之 以役西土 當收用以役於西土 勗哉夫子 勉哉

將士前後反覆其文所以致諄諄誓戒之意爾所弗勗爾將士其有不能致勉者其于爾躬有戮其于爾身有誅戮

武成第五武功既成則無事於用武蓋聖人之武不用於殘民害衆而用於禁亂止暴商紂既黜奚以武為故歸馬放牛示不復用豈如後世窮兵黷武無有休息之日哉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史官叙自往伐之始至歸獸之後識其政事記錄其始終設施之政事作武成遂作此書武成竹簡標題惟一月壬辰十有三年正月二日壬辰旁死魄魄是月之輪廓初三日則生明魄死初二日則近於死魄越翼日癸巳遇明日初三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武王早朝步行自鎬京之周而東于征伐商而往伐商

至其月二十八日戊午師至孟津渡孟津而行至二月初四日甲子武王滅紂厥四月哉生明其年閏三月至四月三日辛卯月生明王來自商武王自商來歸至于豐文王所居之地乃偃武修文偃息武功修舉文事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華山之南桃林之野皆近豐地示天下弗服示天下以今既偃武不復服牛乘馬丁未四月十九祀于周廟告祭周先祖廟即后稷至文王邦甸侯衛近而諸侯之邦甸服遠而侯服衛服駿奔走皆大奔走執豆籩執豆籩以助祭越三日庚戌自四月十九日過二日至二十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武王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大告天地以武功成既生魄月既望則魄生明死乃四月十八日也武王於十九日祭廟二十二日柴望皆是生魄之后行

事又盖此生魄已后之日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使衆邦諸侯與百官皆受命於周王若曰武王之意若曰嗚呼嗟歎羣后呼羣諸侯而告惟先王建邦啓土我周王業自后稷在唐虞際封於邰建立此邦國開啓此疆土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劉復能修后稷功業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至太王又后稷十二世孫去邠邑岐民以為仁人從如歸市而王者之迹始基乎此王季其勤王家王季能纘太王之業勤於王家我文考文王至我文德之父文王克成厥勳能成其功誕膺天命大受天之眷命以撫方夏以撫安中夏大邦畏其力大邦諸侯則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小邦諸侯懷慕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文王自受命至沒九年未能一統天下予

小子其承厥志武王謙稱我小子繼其志底商之罪致商紂之罪惡告于皇天后土以告天神地祇所過名山大川與所過名山大川之鬼神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惟有道之人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將大正商紂之罪而伐之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紂無道暴虐殄絕天所生之物使不得遂其生害虐烝民以刑法虐害天所生衆民為天下逋逃主凡有逋罪逃亡者皆往依紂而紂則主之萃淵藪聚衆惡如淵聚魚藪聚獸予小子既獲仁人我小子既得仁人而用之敢祗承上帝敬祗承上帝之命以遏亂略以遏絕商紂為亂之謀略華夏蠻貊內而華夏之民外而蠻貊之邦罔不率俾無不相率以為已使恭天成命而敬上天一定

不可易之命以決伐紂之舉肆予東征故我興師自豐鎬西來以東征綏厥士女安慰天下士女罹紂之惡者惟其士女惟其士女見周師之來篚厥玄黃所以叢盛玄黃之幣于篚籠中以迎我師昭我周王且昭顯我有周當為天下主者天休震動以天休祥著見震動常有華夏蠻貊之衆用附我大邑周使之歸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惟爾天地山川神祇尚克相予庶幾相助於我以濟兆民使我克商而拯濟兆民於塗炭無作神羞不可棄我而不保取敗衂以為神羞既戊午於是十有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戊午師逾孟津王兵以過孟津癸亥自正月十九日己未離河北至二月三日癸亥凡五日行四百里至朝歌赴敵其速也陳于商郊遂分布行陣於商郊牧野俟天休命時天行雨至雨者天

地神人和同之應即為休命也甲子昧爽明日甲子明暗未分之時欲明未明之際受率其旅若林紂率衆來多若林木之盛會于牧野會聚牧野與武王戰罔有敵于我師無有足以敵于我師前徒倒戈紂之徒衆居前者皆自倒其戈攻于後以北反以攻其在後之人奔北以走自相屠戮血流漂杵遂至血流漂杵雖殺人多皆紂師自相屠戮而周師實未嘗血刃此豈武王使之然哉紂罪惡貫盈天所不容故至此極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深疑以至仁伐至不仁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其意恐學者傳之失眞以武王牧野之戰殺人誠如是之多後世嗜殺人之主必指武王為口實故為此拔本塞源之論孟子誠有功於武王也要之血流漂杵實是紂衆自相攻擊也故血流至多當時必有此理未可以孟子之說而疑其無是事也一戎衣天下大定武王所以

能一著戎衣而天下遂至大定乃反商政乃反商紂虐政政由舊用成湯之舊政釋箕子囚紂囚箕子為奴隸武王反其所為釋放之封比干墓比干忠諫紂怒而殺之武王反其所為而禮封其墓式商容閭式車上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商容為紂所貶退處私室武王反其所為過容門閭憑式而敬之散鹿臺之財鹿臺貨財紂斂於民也武王反其所為而散布之發鉅橋之粟鉅橋穀粟紂取於民也武王反其所為而發之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以之大賚于四海之民而萬姓所以心悅誠服列爵惟五列諸侯之爵為公侯伯子男之五等封建分土惟三分諸侯之土為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建官惟賢建官如三公三孤之任則取其賢而有德者位事惟能位如百執事之列則取其能而

有才者

重民五教（重民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教施之而不敢輕）惟食喪祭（食者民之天喪以篤於孝祭以報本反始莫不重之而不敢忽）惇信明義（天下有忠信者從而惇崇之有義士者從而顯明之）崇德報功（有德者崇而尊之有功者祿而報之）垂拱而天下治（武王創業垂統盡在是矣夫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也）

尚書句解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句解卷七至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傅懷芳

尚書句解卷七

元 朱祖義 撰

洪範第六此篇以洪範名乃箕子歷陳治天下之大法如彝倫即九疇九疇之一以五行言五行之一以水言則五行者九疇之本水者五行之本水有逆順則五行因之而有汩與治也五行有汩與治則九疇亦因之而有斁與敘也豈天果有物不以畀鯀而獨以錫禹哉

武王勝殷勝殺受紂立武庚立紂子武庚奉殷祀以箕子歸釋箕子囚使歸于周箕殷封之國子爵也作洪範遂作洪範之書

洪範此二字史官舊題古者序自為一篇

故每篇首揭其題以為一篇之目孔安國引序各冠其篇首因存而不去故今書諸篇皆重言本目也

惟十有三祀二月甲子武王滅紂之後王訪于箕子武王往就箕子訪問治道王乃言武王言曰嗚呼箕子歎而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惟天陰有以定下民騭陟相協厥居相而助之使合於道自然居之而安日用飲食不知其然與是道會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惟我不知九疇之常倫所敘如何箕子乃言曰荅武王而言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惟我有聞在昔鯀之治水謂土勝水以土陻塞之不行蓋水者五行之本水既塞而失其本陻音因汩陳其五行所以亂陳其五行而不以其序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天怒不與鯀洪範九疇之道非有物而不與也五行九疇之本五行既亂而失

其本也彝倫攸斁常倫所以斁敗者即天不與也斁妬鯀則殛死鯀既殛死禹乃嗣興禹繼父而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天錫禹以洪範九疇之道非有物以與之也禹之治水能行其所無事水由地中行而五行皆得其性則其本立矣彝倫攸敘九疇之常倫所以次敘即天賜也初一曰五行初一謂五行者實日用常行之道九疇皆自是出不言用者以五者散在九疇之內所謂敬用至嚮用無非五行之用也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二謂人君欲修己者不可不以敬用五者之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三謂君欲厚民之生者不可不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四謂歲月日星辰各有象可紀考合天時者不可不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五謂君欲有所建立以示民不可不用大中之道次六曰乂用

三德次六謂君欲因時致治不可不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七謂君欲釋已之疑惑不可不明用其卜筮以考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八謂君當思用其衆徵之休咎以驗已之得失次九曰嚮用五福次九謂君欲民知所嚮而趨於中必用五福以勸之威用六極欲民知所畏而不敢失於中必用六極以威之一五行九疇之一箕子陳曰用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列五行之名水曰潤下水性濕故謂之潤下火曰炎上火性燥故謂之炎上木曰曲直木之生或曲或直木之常性也金曰從革金就鍛從人變革則從革者金之常性也土爰稼穡土性可以稼穡然水火之性皆自然而然至於土必用人力耕耨耘耔然後於是乎可以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由其性而作成之則有自然之味非五行有成體即有成味也作而成之然後有味故箕子所以必言作鹹作苦作酸作辛作甘也蓋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然後鹹之味始成豈非潤下之所作乎火之始然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熯既久然後苦之味始成豈非炎上之所作乎曲直作酸木之初生未嘗酸也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葉而花花而實既實然後酸之味成豈非曲直之所作乎從革作辛金之在鑛未嘗辛也既從革而器始新久而舊舊則生鏽於上而辛辣之味始成豈非從革之所作乎稼穡作甘土之生稼穡也其實甘則其甘之味豈非稼穡之所作也二五事九疇之二箕子陳人君之五事一曰貌容貌二曰言言語三曰視目之所視四曰聽耳之所聽五曰思心之所思貌曰恭貌以接人不可不恭敬乎人言曰從

言以明理不可不順從於理視曰明視欲及遠故貴乎明聽曰聰聽欲在德故貴乎聰思曰睿思欲其能通故貴乎睿恭作肅貌所以待人而能恭則可以作成敬肅之德從作乂言能從理義則可作成乂治之德明作哲視而明則洞達無蔽可作而成智哲之德哲哲聰作謀聽聰則審諦無惑作而成善謀之德睿作聖思而能睿則無所不通作而成克念之聖三八政九疇之三箕子陳先王厚民之八政一曰食謂務農重穀之政二曰貨謂阜通貨財之政三曰祀謂報本反始之政四曰司空設司空度土居民之政五曰司徒設司徒敬敷五教之政六曰司寇設司寇立法懲奸之政七曰賓賓者交際酬酢之政如冠昏喪祭鄉相見之類八曰師師者寓兵於農修武備之政如鄉遂教閱之法四五紀

九疇之四箕子陳五者乃大事之經紀一曰歲歲星所次每歲歷一辰十二歲一周天二曰月月昱乎夜月行於天日十三度有奇一月一周天三曰日日昱乎晝日行於天一日一度歲一周天四曰星辰即歲月日所行之次也星即二十八宿其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辰即十二辰訾娵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之類應十二月五曰歷數謂歲日月星辰其行各有盈縮進退遲速長短之不同然皆不離於數故以歷紀其數因以是數推考其行度以驗其當否故次五謂之歷數五皇極九疇之五箕子陳皇極之道皇建其有極人君大建立性中所固有之中道斂時五福能大建中道則能斂集是五福使備於吾身用敷錫厥庶民然後使民用中得福即是聖人數布五福以與衆民惟時厥庶民惟是庶民于

汝極往就汝極錫汝保極與汝共守其中凡厥庶民凡下而眾民無有淫

朋無有過黨人無有比德上而公卿大夫無有阿比之德惟皇作極皆大為中道之

歸凡厥庶民眾庶有猷智足有謀而偏於謀有為材足有為而偏於為有守正足

以有守而偏於守汝則念之汝當念而錫用之使歸於中不協于極又有責之以善

則未至合于中道不罹于咎歸之于惡則又未麗于罪咎是在乎可上可下之間皇則受

之人君當大其度量以受之而康而色又康安和悅汝之顏色誘掖之曰予攸好德

彼苟改過遷善而告我曰予所好在德汝則錫之福汝則使之用中而得福即是汝與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故是人於此乎始入歸於中道無虐煢獨然後無虐煢獨

之人不及於中者當使改而及於中煢瓊而畏高明無畏高明之人過中者當使俯而歸于中人之有能有為有材能而偏於能有作為而偏於為者使羞其行使能者進其為之行為者進其能之行兼全而歸中而邦其昌邦國得此人而用之豈不昌盛乎凡厥正人大凡正人之道既富方穀既先富之使有常產以養常心方可使之入於善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然則富之至矣汝猶不謂使其有好德之心于汝國家時人斯其辜如是之人於是乎所為無非辜罪于其無好德于其永無好德之心矣汝雖錫之福汝雖欲使之趨中而錫與之福其作汝用咎彼反謂汝用咎惡以誤之是則下愚不移其可化乎無偏無陂令人君建中以示民當處心無不平不正之私陂祕遵王之義必循先王

正義而行之無有作好無以己私意自作好遵王之道必循先王正道而行之無有作惡無以己之私意自作惡遵王之路必循先王正路而行之是猶有待於遵而後適中無偏無黨至於無不平於己無蔽惡於人王道蕩蕩則無事於遵而王道自蕩蕩而廣大無黨無偏無黨於人無偏於己王道平平則王道平平而夷易平駢無反無側無背弛無傾邪王道正直則王道自正直而公平會其有極將見王者出與物會則酬酢應變有此中歸其有極歸而處己則寂然不動有此中曰於是自言皇極之敷言吾所以建大中之道布為言以訓民是彝是訓乃以是常行之理為是訓于帝其訓是乃得於天以為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衆民因君感發其自有之

極亦以是極敷布為言遞相訓戒而期於必行以近天子之光殆若朝夕親近穆穆之光而密

承丁寧之訓矣曰斯民稱誦之曰天子作民父母天子教我以是極信其為民之父母以

為天下王為天下所歸往也六三德九疇之六箕子陳三德之用一曰正直

不剛不柔之德二曰剛克剛德之勝三曰柔克柔德之勝平康正直人君處天

下平安無事之時當以正直之德待之彊弗友剛克處強梁弗友順之世當以剛德之勝待之

燮友柔克處燮和友順之世當以柔德之勝者待之沈潛剛克然剛勝則暴故必沈伏潛

藏其威以抑其剛德之偏勝而使合於中高明柔克柔勝則懦故必高明振奮其德以揚其柔德之

偏勝而使合於中惟辟作福惟君得以作其賞善之福惟辟作威惟君得以作其罰惡

之威惟辟玉食惟君得專玉食之奉欲君操利勢以用三德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僭竊乎此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臣而有僭竊乎此其害于而家則內必害乎汝之室家凶于而國外必凶于汝之邦國人用側頗僻在位之人因以側而不正頗而不平僻而不中頗坡民用僭忒在下之人因僭越差忒不復名分之守矣忒慝七稽疑九疇之七箕子陳稽考所疑之策擇建立卜筮人選擇建立掌龜卜蓍筮之人乃命卜筮乃命以卜筮之事龜占曰卜筴占曰筮曰雨此以龜卜視其龜兆有霏微似雨而下者曰霽龜兆舒豁似雨止者曰蒙龜兆蒙暗曰驛龜兆希疏不連屬如絡繹然曰克龜兆交錯相侵入如欲相勝者曰貞此揲蓍而筮其始揲也內卦靜而正曰貞曰悔

其再揲外卦動而過曰悔凡七凡此七者卜五龜兆則雨霽蒙驛克五者為用占用二蓍占用貞悔二者之體衍忒無非推衍其義欲知差忒立時人作卜筮凡立是人作卜筮之官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從衆也周官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則卜筮復有三法必並建三人使各以法占視其吉凶之多寡以為之從違也汝則有大疑汝武王或舉大事有所疑謀及乃心先謀度於汝心謀及卿士又謀之在朝卿士謀及庶人又謀之天下庶人謀及卜筮然後謀之卜筮汝則從謀順於心龜從卜之順筮從揲蓍而順卿士從卿士順庶民從庶民順是之謂大同此之謂大同身其康彊故事之所舉在吾身則有康安强盛之喜子孫其逢吉子孫則從福慶之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三者順卿士逆庶民逆二者不從吉以從多逆少故吉卿士從龜從筮從三者順汝則逆庶民逆二者不從吉亦以從多逆少故吉庶民從龜從筮從三者順汝則逆卿士逆吉亦以從多逆少故吉汝則從龜從二者順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三者不從作內吉內而作冠昏喪祭之事則吉作外凶外而作征伐遷國則凶以從少逆多也龜筮共違于人如人謀則從而鬼謀則逆用靜吉靜而止其謀則吉用作凶作而逆其謀則凶箕子意稽疑以龜筮為主若龜筮從則無不吉耳八庶徵九疇之八箕子陳衆證驗之事曰雨以潤物曰暘以照物曰燠以長物曰寒以成物曰風以動物曰時五者無不

順其事五者來備五者之來既備而無缺各以其敘各不失其時敘庶草蕃廡衆草必蕃滋而豐廡其他可知廡侮一極備凶五者之中苟有一事極備如多雨多暘凶一極無凶有一事極無如無雨無暘亦凶曰休徵言休美之驗有五在君之五事如何曰肅時雨若君之貌恭而作肅則時雨順之非淫雨也曰乂時暘若君之言從而作乂則時暘順之非亢暘也曰哲時燠若君之視明而作哲則時燠順之曰謀時寒若君之聽聰而作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君之思睿而作聖則時風順之欲知已德之修觀此五者之時若可見矣曰咎徵言咎惡之驗有五在君之五事如何曰狂恒雨若貌之不恭則為狂故常雨順之曰僭恒暘若言之不從則為僭故常暘順之曰豫恒燠若視之不明則為

豫故常燠順之曰急恒寒若聽之不聰則為急故常寒順之曰蒙恒風若思之不睿則為蒙故常風順之人君欲知已之咎惡觀此五者之恒若可見矣曰箕子又曰不惟人君五事可以感雨暘風燠寒休咎之證王省惟歲王者所省察者無總萬事如歲之總日月卿士惟月卿士分居列位以治其詳如月運行以成歲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各治其職如日運行以成歲歲月日時無易王與卿士師尹各得其職如歲月日時既無差易則五者之休證應之百穀用成年豐而百穀成乂用明事治而得其明俊民用章天下有道賢者出而用彰顯家用平康賢者既用則國家太平而安康日月歲時既易王與卿士師尹各失其職如日月歲時之差易則五者之咎證應之百穀用不成歲饑而穀不成乂用昏不明

治道自然不明俊民用微賢者隱於側微家用不寧國家自然不寧庶民惟星衆民之微猶星在天星有好風箕星東方木宿也風中央土氣木克土故從土所好而好風星有好雨畢星西方金宿也雨東方木氣金克木故從木之所好而好雨日月之行星之所好雖不同而日月之行有常度民之所好雖不同而卿士師尹之治有常法則有冬有夏故日之行也春分行赤道夏至而北秋分行青道冬至而南月之行也立春東行青道立秋西行白道立冬北行黑道立夏南行赤道此日月之常度不徇乎星之所好亦猶彼卿士之職各自有常法不徇乎民之所好也月之從星月苟失道妄行東從箕西從畢猶卿士而從乎民之所欲則以風雨則箕有揚沙之風畢有滂沱之雨猶政教失常以從民欲所以亂也九五福箕子於九疇之末陳五福之美一曰壽

享年之永　二曰富資財豐足　三曰康寧身心安靜無事　四曰攸好德所好在德　五曰考終命成全終命之數而不死於非命　六極窮極之若有六　一曰凶短折因凶而至短折若好勇鬬狠以至夭死非正命而死皆是　二曰疾有疾　三曰憂多憂患不樂其生　四曰貧困於財　五曰惡為凶惡　六曰弱為人無依倚則不能自立　武王既勝殷此孔子序分器亡書武王既已勝殷邦諸侯制邦國以封有功之諸侯班宗彝班以宗廟彝尊以為有國重器作分器作分器之書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

旅獒第七西旅一獒之獻微也武王受之若未甚害名公極言而力誠之誠慮自此玩物而喪志故作此書

西旅獻獒西戎有旅國慕武王威德獻犬高四尺曰獒獒音敖太保作旅獒名公居太保之職作旅獒之書以戒武王旅獒竹簡所標題惟克商武王勝商之後遂通道于九夷八蠻道路通于夷蠻來享來王非一西旅厎貢厥獒故西旅亦致貢獒犬太保乃作旅獒名公作旅獒書用訓于王以訓武王曰言嗚呼嗟歎明王慎德古者明哲之王謹慎修德四夷咸賓四方之夷皆使賓服無有遠邇無遠無近畢獻方物盡獻方土所有之物惟服食器用可以為衣服飲食器用者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王乃昭明已德足致遠方之來貢遂以頒賜于疎而異姓侯國無替厥服使無廢其事上之誠分寶玉于伯叔之國分遠方所貢寶玉于親而同姓

伯叔之國時庸展親是用施其親親之道人不易物人皆一心事上不變易其心於分之親疏賜之貴賤惟德其物惟以德視物不以物視物德盛不狎侮君德盛大則不狎易侮慢於人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君子勞心治人狎侮之則無以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小人勞力以治於人狎侮則無以盡其力不役耳目不役耳於聲不役目於色百度惟貞湛然無欲百為之法度自然皆歸於至正玩人喪德苟玩弄人則為薄德之人而必喪失其德玩物喪志愛玩於物則為溺物之人而必喪失其志志以道寧今王在己之志當以道安之使聲色貨財不能感言以道接在人之言當以道接之使詖淫邪遁不能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為無益之事以害有益之事功乃成然後事之

有益者其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不貴重遠方奇異之物而輕賤斯民常用之物民乃足然後民之常用乃給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況犬馬非其土地所宜不可畜養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珍異之禽奇怪之獸不養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以遠方難得之物為寶則蠻夷見其不貪必心悅來服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所寶惟賢才任位福及生民近而中國之人皆得其安嗚呼嗟歎夙夜罔或不勤早夜無或至於不勤不矜細行苟不愛惜細行謂褻為小物而受之終累大德終害在己純全之天德為山九仞譬如為山高至九仞山將成矣八尺曰仞功虧一簣一簣之土未進則虧損將成之全功允迪茲謂武王信能蹈行此言生民保厥居則君無玩好而

生民皆得保厥居惟乃世王而有周之子孫亦可以世世惟王矣巢伯來朝此亡書序南方遠國巢伯以武王克商聞風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圻內芮國伯爵之諸侯入為王卿士陳王威德作書以命巢君故謂之旅巢命其書在旅獒之下書既亡序無所屬孔安國附於此芮汭

金縢第八武王有疾周公作冊書以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既事之後史官乃以其書藏於金縢匱中至武王沒後周公當國三監流言成王以風雷之變啓金縢之匱因見所禱之策史官以其出於金縢匱中故其書謂之金縢縢緘也蓋藏書於匱其匱以金縢之若金鎖鑰之類故曰金縢

武王有疾武王有疾病周公作金縢金縢之書金縢舊簡所標既克商二年既克商之二年王有疾弗豫武王有疾病不悅豫二公曰太公召公也我

其為王穆卜我其為武王敬卜於鬼神以覲吉凶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言未可以龜卜祝之鬼神用憂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周公乃自以為請命為已事為三壇同墠築土為壇除地為墠為三壇坐北面南以禮缺王同墠一地而為之為壇於南方北面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公向三王而立植璧秉珪置璧於壇執圭於手以禮神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告三王欲其請命于天許其代武王死史乃册祝曰祝史之官執公所為冊書惟爾元孫某缺示三王之長孫某成王讀金縢之冊至發字云某史因記之遘厲虐疾遇危厲暴虐之重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如爾三王有責于天必須長子死以償其責以旦代某之身則請

以旦代武王身予仁若考我之仁德如我父文王能多材多藝能多材力多伎藝能事鬼神是則能事先王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長缺死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乃可受命于天帝之庭以有天下敷佑四方言能布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用能安定爾三王之子孫于下地為天子四方之民罔不祇畏下民無不敬而畏之嗚呼嗟歎無墜天之降寶命武王不死則不隕墜上天所降有天下之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則宗廟血食而我三王神靈亦可永遠有依托歸宿今我即命于元龜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之卜爾之許我爾三王若許我代武王死我其以璧與珪

我則以璧與珪歸俟爾命歸家俟爾三王肯令代死之命爾不許我爾三王苟不許我代武王死我乃屏璧與珪屏去珪璧不復事三王矣屏上乃卜三龜一習吉祝史宣冊書畢乃以龜之三兆卜之三者一同相因而吉啓籥見書於是開啓鎖鑰觀所藏卜筮書乃并是吉乃并是吉兆公曰言公體視此兆體王其罔害王必無害不至於死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我小子因卜而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我已許武王不死可為周家永遠終久是圖茲攸俟於此當有所待其死命能念予一人我死三王必能念我一人武王假之以年公歸公自壇墠之所而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祝史乃納禱死之冊於黃金所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於納冊之明日疾乃瘳愈武王

既喪疾瘳後四年武王死喪去管叔及其羣弟武王同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霍叔管叔以其為兄不得位冢宰而周公以弟居巳上故與羣弟蔡叔霍叔乃流言于國乃宣播其言流入鎬京國中若流水然曰公將不利于孺子言周公將不利便於稚子必奪成王之位周公乃告二公曰周公乃告太公召公言我之弗辟我若不能用法誅管蔡辟音闢我無以告我先王則我心愧無以告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周公於是居東征伐至於二年則罪人斯得則罪之三叔斯為成王所得而誅之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其後公乃作詩以貽成王名之曰鴟鴞詩名鴟鴞其中有無毀我室之辭謂巳之東征惟恐王室不安亦如鳥之惜巢王亦未敢誚公王見之亦

未敢誚責周公秋大熟是歲之秋百穀大熟未穫未曾刈穫天大雷電以風天忽雷電大作又繼以風禾盡偃禾盡為風偃仆於田畝中大木斯拔以至大木亦為所拔邦人大恐周邦之人觀此天變大恐懼王與大夫盡弁成王與大夫盡服皮弁以質素應天之變以啓金縢之書將啓匱取卜筮之書命龜以卜休咎未卜之間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乃得周公往者所自以請命為己事代武王之說欲代武王之死之說於金縢匱中二公及王太公召公及成王乃問諸史乃問前日諸史從周公冊祝者與百執事與前日百執事從周公奔走服事者對曰信同辭應曰信有是事噫恨辭公命我勿敢言周公當時命我勿敢言矣而我言之豈不失信以負周公乎此所以有歎恨不滿之

辭王執書以泣王大悟執冊書以泣曰其勿穆卜言今不須敬卜我已知過昔公勤勞王家昔周公勤勞王室如此其至惟予沖人弗及知惟我幼沖人不及知此事今天動威今天動風雷之威使我啓緘而卜因得此書以彰周公之德彰顯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小子今改過自新迎公以歸我國家禮亦宜之國家褒崇賢者之禮亦宜如此王出郊王出郊迎周公天乃雨反風天乃降雨反回風勢禾則盡起禾盡起不復偃二公命邦人太公召公乃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禾為大木所偃仆者盡起而築之盡扶起禾築之使殖歲則大熟是年禾大豐熟

大誥第九

武王既崩周公以冢宰居攝百官總己以聽冢宰管叔以周公之兄不平其事乃與蔡霍二叔倡為流言謂公將不利於孺子乃挾武庚以叛王室而淮夷亦繼以叛周公於是自往東征將黜絕有商之命先以其征伐之意大誥於天下故其書謂之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管蔡霍為三監監武庚治殷民乃挾武庚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周公為成王之相將黜殷作大誥遂作大誥之書大誥竹簡所標王若曰成王意如此言猷以黜商之謀大誥爾多邦大誥爾多邦諸侯越爾御事及爾治事之臣弗弔我不為天所憫恤天降割于我家故天降下凶害於我周家使武王遽喪不少延不少延長其命洪惟我幼沖人大自思惟我乃幼小童沖之人

嗣無疆大歷服嗣守無窮大歷年久之天下乃莫大之事弗造哲我尚未能深造知人之哲迪民康以啓迪民於康安之地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況天道深遠其能至於天而知其命哉已予惟小子已矣乎我小子若涉淵水今如涉渡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我惟日夜往求我所以濟艱之道敷賁敷布賁飾其治敷前人受命以敷布弘張前人所受之天命茲不忘大功於此不忘前人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我豈敢閉塞上天所降威于三監而不伐之乎用寧王遺我大寶龜於是用安天下之王武王所遺我大寶龜而卜之紹天明即命天吉凶雖明非龜為紹介傳命人莫曉以紹介上天之明就受其命曰龜告有大艱于西土今羣叔流言有艱難于西土

西土人亦不靜西土人亦惶惑不安越茲蠢於此蠢蠢而動殷小腆祿父力小富厚誕敢紀其敘大敢紀其既亡之敘意圖復興商業天降威敢妄意如此者亦見天降威於周而武王死知我國有疵知我國有此疵病民不康民將不安曰故敢妄言予復我當恢復舊業反鄙我周邦反以我周家為商之都鄙今蠢今翼日今武庚蠢動於商郊今之明日民獻有十夫予翼民之賢者有十夫來為我輔翼以予敉寧武圖功以為我撫安武事所圖回之功敉撫也寧安也我有大事休則我舉兵我大事可謂美矣朕卜并吉我卜為二龜又皆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故我告我同志之國君諸侯越尹氏及庶官之正者庶士御事上中下衆士為王治事者曰告之

曰予得吉卜我已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我今惟以爾衆國諸侯于伐殷逋播臣往伐殷之逋亡播蕩之臣武庚爾庶邦君奈何爾衆國君諸侯越庶士御事及衆士治事之臣罔不反曰無不以言復於我曰艱大興師伐殷其事至艱至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今西土之民所以不安者雖由武庚之叛其源亦惟在於羣叔以骨肉之親離間王室釁端實兆於王之宮與邦君之室也越予小子考翼自謂於我小子當自反以成其敬道不可征不可輕舉征伐之事王害不違卜王曷不違卜而勿征邪肆予沖人故我幼沖之人永思艱長思所以艱大之說曰遂言嗚呼嗟歎允蠢鰥寡國叛而我征之信蠢動其鰥寡無告之民哀哉可哀哉也予造天役造為

也我為天之所役使遺大投艱于朕身天實以事之甚大遺於我身事之甚艱投於我身越予沖人於我幼沖之人不卬自恤豈容於我身而自恤之乎卬昂義爾邦君宜爾國君諸侯越爾多士及爾上中下之多士尹氏御事庶官之正為王治事之臣綏予曰皆當安慰我曰無毖于恤無大畏謹東征之役為朝廷憂恤之事而至於退縮不進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惟當仗義以往不可不成汝安天下之父武王勤勞所謀之功已予惟小子已矣乎我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上天東征之命天休于寧王況天往日有休美之命命我安天下之王武王興我小邦周興起自我小邦周之諸侯而為天子寧王惟卜用武王尚且惟卜是用凡事不敢安舉克綏受茲命故能安定

天下受此大命今天其相民今日天有意於誅叛人以助我民矧亦惟卜用況我亦惟卜是用得吉兆故往伐之何可聽爾爾違卜之言而自沮邪嗚呼嗟歎天明畏天道甚明明而可畏弼我丕丕基今卜并吉是輔成我大大之基業王曰成王曰爾惟舊人爾邦君御事皆舊有位人爾丕克遠省爾大能遠遠思省爾知寧王若勤哉爾知我安寧天下之武王當時建立若之何其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今日武庚之亂乃天毖有以謹我成功之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我不敢不盡終武王勤勞所謀之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故我大訓化誘掖我同志之邦君諸侯天棐忱辭天亦冥冥之中輔我化誘諸侯至誠之言其考我民其考察我民如十夫予翼即天之所輔也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敢不誅武庚而於前安天下之武王謀其功之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今武庚之亂天亦惟用勤勞毖謹我民使知憂恤若有疾如人有疾去其疾則身安除其患則民可安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我何敢不於武王所受休命而畢其事乎王曰成王又更端以告曰若昔朕其逝如我昔者初欲東征之時伐義決伐我其往之久矣朕言艱日思所以遲遲未行者我以爾等言難之故日念於心故至今耳若考作室我思今日正如父欲作室家既厎法既致其高下向背之法厥子乃弗肯堂其子乃不肯為之堂基矧肯構況肯結構其屋乎厥父菑又如耕田其父菑而去草厥子乃弗肯播其子不肯播種矧肯穫

况肯俟成熟而刈穫乎厥考翼今我武王定天下大業立經陳紀已敬其事如作室有法治田已菑矣今三監武庚之亂我不能討平以安社稷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顯設藩飾制禮作條以文太平如子之構如穫乎使武王之靈於此時見之其肯曰其肯自謂予有後弗棄基我有後而終不棄我之基業乎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惟其如此故我何敢不以我身撫循武王之大命謂伐武庚安周室也若兄考譬如為人父兄猶成王為人君乃有友伐厥子乃有朋友伐擊其子猶四國作亂害西土之民民養其勸弗救為厥養如奴隸者方且坐視武庚為民害而不救可乎王曰王又更端以告邦君嗚呼歎言肆哉肆陳也欲其陳力決行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爾邦君及治事之臣爽邦由哲爽明邦國

使無疑謀者由於知人之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惟彼十人獨能啟迪以知天命所在毅然而至輔我以往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謂武王之初以至誠為天所輔爾于彼時尚不敢改易其武王所班之法度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況今天降下災戾于周邦而武王死惟大艱人惟大艱險之人如三監武庚之徒誕鄰胥伐于厥室得以乘釁而大鄰近相殺伐於其所居之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爾豈不知天命歸周有不可改易之理邪予永念曰我亦當深思遠慮而言天惟喪殷若穡夫天惟喪亡殷家如穡夫之治田畝去惡草則恐其害嘉穀武庚作亂是惡草之本根未除予曷敢不終朕畝我何敢不芟夷蘊崇以終其田畝之事滅武庚以終其安天下之功哉天亦惟休于

前寧人令滅武庚可以必勝者天亦以此休美于前寧人武王予曷其極我後人何能至此極至也卜敢弗于從卜之既吉敢不往從之率寧人有指疆土今我循守安天下之武王指我疆土所至不容坐受其侵略矧今卜并吉況今卜之兆而三兆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故我大以爾庶邦東征天命不僭今日天命已一定決不僭差卜陳惟若茲卜之所陳又如此汝不可以不從

微子之命第十

微子與紂同母而為兄在商以子爵食邑於微故謂微子武王克商微子痛社稷無主乃持祭器造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使復其位至武庚作亂成王殺之然後始封微子於宋以續殷後故作微子之書以命之

成王既黜殷命廢黜殷命而絕其爵殺武庚誅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命微子名啓代殷後奉祭祀作微子之命此篇書微子之命舊簡所標王若曰成王之意若曰猷以道告之殷王元子其母未立為后生微子既立為后生紂紂為嫡而立微子其庶兄也故成王呼微子為殷王帝乙之長子惟稽古考之古典崇德象賢當尊崇前代聖王之有德者於其子孫之中擇其賢能似先王者為侯以奉祭祀統承先王使繼承先王之統緒修其禮物修明先王禮物正朔服色車旗制度皆如其舊作賓于王家為賓於周家以客禮待之有不臣之義與國咸休與周國齊休美永世無窮長世無窮嗚呼嗟歎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汝祖湯能齊則純一不雜聖則大而化之寬洪為廣

沈潛為淵皇天眷佑上天於是眷顧佑助誕受厥命遂大受天命有天下撫民以寬撫安其民以寬仁之政除其邪虐盡除夏桀不正不仁之惡政功加于時故安民之功加被於當時之民德垂後裔在己之德垂及於後世之苗裔爾惟踐修厥猷爾微子能踐履修明其道舊有令聞舊有美譽恪慎克孝誠恪戒謹能盡孝道肅恭神人齊肅恭敬幽不忽神明不忽人予嘉乃德我實嘉美汝德曰篤不忘謂汝德實篤厚而不可忘上帝時歆上帝於是歆享下民祗協下民於是敬和庸建爾于上公用是建立汝以上公之位尹茲東夏以正此東夏之民宋在王室之東故謂之東夏欽哉敬哉往敷乃訓往就宋國常敷布汝訓迪斯民之道慎乃服命謹慎汝上公九命之

服居諸侯之職率由典常循行典祀常法不可一毫僭差以蕃王室以蕃輔我王家弘乃烈祖恢弘汝有功烈之祖成湯而發揮其道德律乃有民以法整齊汝所有之民而使不越教令永綏厥位庶可長安處上公之位毗予一人以毗輔我一人毗音皮世世享德後嗣因汝侯國世世享汝之盛德萬邦作式他國皆以汝為法式俾我有周無斁使我周家與汝親密無有厭斁之事嗚呼嗟歎往哉惟休往就宋國當思所以休美其職無替朕命無廢我命汝之言

唐叔得禾此亡書序唐叔成王母弟封於晉於其食邑內得禾異畝同穎異畝隴而同穎穗獻諸天子以為瑞故取而貢於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成王以為周公之德所感而致君臣有和合之象時周公東征未返

遂命唐叔以其禾迎周公自東而歸作歸禾遂作歸禾之書周公既得命禾周公既得成王所命以歸之禾旅天子之命乃陳天子所以命己之意作嘉禾遂作嘉禾之書謂是禾之生本乎君之有嘉德也

尚書句解卷七

尚書句解卷八

元　朱祖義　撰

康誥第十一

康叔文王子武王周公之弟成王叔父也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於衛乃紂之故都代殷後以治餘民武王崩管蔡挾武庚叛周公東征誅管蔡黜殷命然後以其餘民封康叔為衛侯告戒之辭至於再三史官録之以古者竹簡編書辭多非一簡所能載於是分為康誥酒誥梓材三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武王克商封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監紂子武庚治餘民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成王既伐二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都為衛侯作

康誥首以書主於告康叔故謂康誥酒誥次以書說紂淫酒而民化之今日當有所禁止故云酒誥梓材終以書有若作梓材之言故取二字以名篇謂之梓材材皆所以告康叔故共序康誥舊簡標題

惟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哉生魄月始明死魄生即十六日周公初基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作新大邑都于王室東國洛汭之地四方民大和會四方民皆大和悅而來會侯甸男邦采衛侯甸男之邦及采與衛五服之諸侯皆在焉百工與所屬百官播民和播率其民之和悅者見士于周見而服其役事于周邦周公咸勤公因其來皆撫摩勞來而勤之乃洪大誥治乃推廣前日大誥諸侯以治東征之役者諭臣民

王若曰周公謂成王之意若曰孟侯呼康叔為長侯朕其弟

乃我之弟小子封幼小之子名封惟乃丕顯考文王惟汝大明之父文王克明

德慎罰能明其德以化民謹其罰以防民不敢侮鰥寡不敢侮慢鰥寡無告之民庸

庸因其可用用之祗祗可敬敬之威威可刑刑之顯民以此至公之道昭示於民用肇

造我區夏用能始造我周家區域之中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於我西土一二侯邦

歸順與我共修共治我西土惟時怙冒終則聲西土皆怙恃依賴其覆冒之恩聞于

上帝由是其德升聞于天帝休天於是嘉美之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乃

大命文王殪滅戎殷殪翳誕受厥命大受其天命越厥邦厥民及其國之民惟

時敘皆得其敘無有不滿之望乃寡兄勗汝少得如此之兄武王又能勉懋繼文王而有天下

肆汝小子封 故汝小子名封 在茲東土 今得在此王室之東為守土之諸侯 王曰嗚呼封 呼康叔名 汝念哉 汝當念上文所陳文武積累之艱難 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 今治商民大繫在敬述汝文德之父文王所為 紹聞衣德言 紹而繼行其所聞衣而佩服其德言。衣去聲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 往即乃封又敷布遍求殷家先哲之王所行善政善教 用保乂民 用以安治商之餘民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 汝又大遠思惟商之老成人 宅心知訓 所以能處心而知訓民之道者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又別徧求以審聞由行夏商以上古先智哲之王之道 用康保民 合是二者用安保康民 弘于天 所聞所求廣而充之一繫以天理 若德裕乃身 順天賦自然之德使綽然有餘

裕於汝身不廢在王命則康叔所能仰副成王丁寧之意而在上之命可以不廢矣王曰嗚呼小子封嗟歎幼小之子名封恫瘝乃身商民未化如有痛疾在汝之身恫通瘝官敬哉可不敬哉天畏棐忱天威雖可畏常輔人至誠民情大可見觀民情向背大可見天之輔不輔小人難保小民之情無常難安往盡乃心往汝衛國惟盡汝之心無康好逸豫無敢安然好為逸樂遊豫之事乃其乂民乃可以治民我聞曰我聞古人之言怨不在大民怨不在於大亦不在小亦不在於小皆足以召亂惠不惠惟順其所不順而逆民之事不敢為懋不懋勉其所不勉而在已之職不敢怠忽而後可以無怨矣已汝惟小子已矣乎汝惟幼小之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今汝

所服行惟在於弘大王道以應殷民所欲而保安亦惟助王宅天命亦以輔助成王安處天命作新民作新商民舊俗王曰嗚呼封又歎而呼叔名敬明乃罰康叔雖封於衛實以衛侯為周司寇故成王戒以敬謹明審汝所用之罰人有小罪非眚乙人有罪小於甲然非如無目為眚而過誤為之乃惟終終於為惡不肯改悔自作不典式爾自為不合典常之事且曰法固當爾有厥罪小雖乙有罪小於甲乃不可不殺乃罪輕情重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甲人有罪大於乙然非終於為惡不悛乃惟眚災適爾乃如無目誤為天災適然如此既道極厥辜雖盡道以責之信所犯重而極其罪時乃不可殺是乃罪重情輕不可殺王曰嗚呼封又呼名以告有敘治有次敘

時乃大明服於是大明政事之次序而行之惟民其勅懋和則民自然相勅正勸勉以趨於至和若有疾如汝身有病務調治之今推去病之術以去民惡惟民其畢棄咎則民盡棄惡而歸善若保赤子如赤子常加保抱撫養之恩今推保赤子之情以保民惟民其康乂則民皆躋治安之域非汝封刑人殺人刑殺固自有法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也無或刑人殺人然雖非汝得刑殺而汝為司寇又不可使刑殺不出於汝而假之或人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又曰非汝封可以自劓刵人亦不可使劓刵人之事或出於他人而不出於汝封劓藝刵音餌王曰外事王所言皆叔為司冦所當謹之刑此言謹衛國之刑故以紂事列之汝陳時臬司王國之刑汝身任其責至外而衛國之事汝但

當設是法官以治之臬隲師茲殷罰有倫治之之道則師茲殷先王罰之有倫叙者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又言囚辭考覈已得其要未可遽決當佩服思念至五六日至于旬時至於一旬十日又至一時三月丕蔽要囚然後大斷其囚獄之要辭王曰汝陳時臬事又言汝陳是刑法之事以治民罰蔽殷彝其罰必斷以殷之常法此周善矣用其義刑義殺然所斷又須用其刑之合於義殺之而合於義者勿庸以次汝封不可使法司觀望於汝遂屈法以就汝意乃汝盡遜乃汝所用刑殺盡順殷之常法曰時敘人言皆有次序矣惟曰未有遜事汝則言未有遜順之事已汝惟小子已矣乎汝康叔為幼小之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未有

如汝心之明我心我德惟汝知之謂我意先教化後刑罰凡民自得罪凡民自為不善得罪於天下者寇攘姦宄以其竊取為寇強取為攘外為奸媢以取人物為姦內懷詐欺以取人物為宄殺越人于貨殺人至死又違道毆人取人之貨財暋不畏死皆強而不畏死暋敏罔弗憝人無不惡之憝音隊王曰封又呼康叔名而言元惡大憝此等人實為大惡大可惡者矧惟不孝不友況如不孝不友尤可惡如下文所言子弗祗服厥父事為人子不能敬行其父之事大傷厥考心大傷害其父心于父不能字厥子為人父不能字育其子乃疾厥子乃疾惡其子于弟弗念天顯為人弟不思念天倫之明分乃弗克恭厥兄乃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鞠子哀為兄亦不

矜念父母鞠養幼子之可哀憐大不友于弟大不友愛其弟惟弔茲是皆上之教化有未

至而民至於此弔的不于我政人得罪乃以為此皆凡民自得罪非于我政之人得罪天

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至於天之所與我民父子凡弟之常倫大泯絕壞亂曰且言乃

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汝其速用文王當時所作之罰刑茲無赦以如此亂常者

無得赦之不率大戛是雖大戛害於民而民愈不率教與戛結矧惟外庶子訓人

況在外土為庶子而訓人者惟厥正人與乎為正人之官者越小臣諸節及小臣有

符節者乃別播敷乃相與別出私意以播敷其教令造民大譽百端造作進道以要

民之大譽弗念弗庸曾不念不用常道以訓民瘝厥君則上以病君之道時乃引

惡下以長民之惡惟朕憝若此等人皆朕所惡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已而汝乃速由此義皆誅殺之亦惟君惟長抑不思是亦汝康叔之為君庶子等為長不能厥家人不能先正其家人使父子有親長幼有序越厥小臣外正乃與其小臣及在外為正人之官者惟威惟虐更相視效肆為刑威暴虐大放王命大廢棄其王命乃非德用乂此乃非以德而治民汝亦罔不克敬典今汝康叔當無不能敬行五常之道乃由裕民乃可以寬裕待民之自化惟文王之敬忌思文王當時所敬者在德所忌者在刑罰乃裕民乃能寬裕待民之化曰我惟有及自言我思有及於文王之敬忌則予一人以懌則我一人心悅矣王曰封呼康叔言爽惟民未嘗不明者民之性

迪吉康惟在上之人導迪於吉善安康之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我時其惟法商家哲王之德用康乂民作求可用以安治斯民者則作起而求之矧今民罔迪不適況今之民無有導迪而不往於善者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不能導迪則是無善政在其國王曰王又呼叔告之封予惟不可不監我惟不可不監視古人已行之迹告汝德之說告汝以明德之說于罰之行與其謹罰之行今惟民不靜今民自武庚蠢動不安靜之後未戾厥心至今心未有所定止迪屢未同雖迪導之屢矣猶未和同純一爽惟天其罰殛我是我不能助上帝以綏四方用思天必降罰以誅殛我殛音棘我其不怨我其何敢以怨天哉惟厥罪無在大惟其罪初不在大以其生

於微細也亦無在多亦不在於多以其生於寡少也矧曰況曰其尚顯聞于天由小必至大由少必至多積之不已尚將顯然聞於上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王又呼康叔使敬下所言無作怨無作成民怨勿用非謀非彝不可用狂妄不謀之言與奇異不常之事蔽時忱斷以是誠丕則敏德則可大法古人敏疾修德之心用康乃心用此以安汝心不汨外物顧乃德用此以省汝德而無失德之累遠乃猷用此以遠汝謀不徇目前之利裕乃以民寧則優游暇豫不事督促而民乃自此安矣不汝瑕殄我何從求汝瑕疵而殄絕於汝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此肆字承上文而言上文自無作怨以下其事甚大故又嗟歎以見其事果大遂言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當知我命汝之言不能不常告

汝汝念哉汝當念之不忘無我殄享無於我殄絕其奉上之意明乃服命明汝所服孟侯之命高乃聽高汝之耳以聽先王之格言用康乂民用此以安治其民王若曰此書前言王若曰後言王若曰中皆言王曰所以見成公之言謂成王之意若曰往哉往汝衛國封呼叔名勿替敬典當勿廢我在前敬典之命而敬行五常之道以治民聽朕告汝聽我所以告汝之言乃以殷民世享則汝以殷民世世享有衛國由子及孫矣

酒誥第十二

紂好淫樂為長夜飲民化之無不沈湎于酒觀泰誓謂淫酗肆虐臣下化之則上下皆酒於酒可知矣今紂雖滅而餘習則未殄成王以其餘民封康叔所最急者此耳

酒誥竹簡所標題王若曰亦周公之言謂王之意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衛

地紂所都故名妹邦康叔今日不可不明施至大之教命于此邦以禁民崇飲乃穆考文王汝豈不知汝敬德之父穆穆文王肇國在西土當日繼王季始有國在西方岐地之時厥誥毖庶邦庶士所以作誥我庶衆國之君及上中下之衆士越少正御事及官之副貳如小司馬小司寇之類及諸治事之官朝夕曰其朝夕訓飲惟言祀茲酒祭祀則用此酒非祭祀不可非時而飲酒惟天降命況天之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始使我民造酒者惟大祭用之天降威柰何天降下威者我民用大亂喪德以我民放僻邪侈用大亂喪亡其德亦罔非酒惟行亦無非以酒為行所行常在酒也越小大邦用喪及小邦大邦用以喪亡國家者亦罔非酒惟辜亦無非因酒得辜罪文王誥教

小子文王又誥教民之幼小子孫曰有正有事汝上則有官長以治汝之失下則有務農之事無彝酒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惟文王教庶邦教民者如此故當時衆國飲酒惟在祭祀之時德將無醉又須以德將之不至於醉惟曰惟各自訓其民曰我民迪小子我民皆當訓迪幼小子孫惟土物愛能惟土産秋稻之物是愛則不敢糜爛秋稻為酒漿厥心臧不貪酒以喪德其心自善聰聽祖考之彝訓故當時為民子孫者皆能聰耳以聽祖父之常訓不敢湎酒越小大德於是斯民尊卑長幼之德小子惟一與幼小子孫皆純一其德無二三之失矣妹土嗣爾股肱純今妹土之人當繼續其手足之力純一其心無有怠惰作輟之意其藝黍稷以種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奔走服勞不敢

少惲以事其父其兄肇牽車牛遠服賈農事之餘始牽其車與牛遠近以行其商賈之事賈音古用孝養厥父母取其贏以盡孝養其父母厥父母慶其父母得子之養私相慶喜自洗腆致用酒方可用洗潔腆厚以酒致其用無害洗跣庶士有正今衛國之臣如衆士有正長以統之者越庶伯君子及衆正之長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其與爾康叔能常聽我教訓之言爾大克羞耇惟君爾大能進用老成人為之則足以盡為君之道爾乃飲食醉飽爾乃可行養老之禮而飲食醉飽無害丕惟曰成王於是大思惟所告康叔曰爾克永觀省爾若能長永自觀自省作稽中德動必考於大中之德爾尚克羞饋祀爾庶幾能進其饋食以祭祖考爾乃自介用逸因祭用酒

自娛無聽以自助而用為逸樂也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此乃信為王家以正其處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此乃惟天順汝天德降福佑助永不忘在王家使汝長保富貴不忘在王家矣王曰封成王呼叔我西土棐徂邦君我文王當日在西土以教化棐輔往日之國君御事小子及諸治事之臣與民幼小子孫尚克用文王教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命不腆于酒不敢厚飲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所以我周家至今能受殷命有天下王曰封王呼叔言我聞惟曰我聞之於古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在昔商之先有智哲之王迪畏天顯小民能啓迪敬畏之道上則畏天之顯道下則畏小人之難保經德秉哲惟務經常其德而不敢少變德秉其哲而不使

少惑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故自成湯以至帝乙成王畏相所以成王業惟在畏輔相之人惟御事厥棐有恭故當時凡為治事之臣者其輔君皆有恭敬之誠心不敢自暇自逸夙夜在公不敢少自寬暇少自安逸矧曰其敢崇飲無敢崇厚於飲酒越在外服乃在王畿之外服行其事者侯甸男衛邦伯即侯甸男衛西國之君長越在內服及其王畿之內服行其事者百僚庶尹即百官之僚屬與衆官之尹正惟亞惟服宗工與其副貳之人與其服事尊官之人越百姓里居及百官族姓致仕居鄉里之人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無敢沈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則有所畏而不縱不暇則誘之為亦不為矣惟助成王德所以不暇惟在佑助成就王者之德顯

越尹人祇辟使明於正人敬法之道我聞亦惟曰成王又謂我聞於今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在今惟後嗣之王紂酣醉於其身厥命罔顯于民故機務皆失其條理其命令不顯著於其民祇保越怨不易但安於作怨之事而不改易大誓謂結怨於民是也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又大為恣縱以佚淫泆蕩於非常詭異之事用燕喪威儀用燕樂而喪失為君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民聞之無不盡然痛傷於心痛其將亡也盡赩惟荒腆于酒紂曾不自覺方且荒亂厚於飲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不特不能自正其淫泆之失而其心且忿疾狠戾雖死亡在前不能畏也狠下懇切辜在商邑惟造作辜罪在所都之邑越殷國滅無罹雖於殷國

滅亡曾無憂之之心詩所謂逢此百罹是也弗惟德馨香祀更不思惟有馨香之祭祀登聞于天以升聞于上天誕惟民怨方且大與民結怨庶羣自酒與眾羣臣相從於酒腥聞在上腥穢聞于上天故天降喪于殷所以上天降下喪亡之禍于殷罔愛于殷惟逸無有愛惜殷家之意者惟其逸樂過度故也天非虐由是觀之殷之亡者非天虐於紂也惟民自速辜惟紂自召其辜罪耳言民以其無君之德與凡民等耳猶孟子言獨夫也

王曰封王又呼叔而語之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但徒然如此多誥於汝古人有言曰蓋古人之言曰人無於水監人無監視於水水可監形之妍醜而已至於政之醇疵國之休戚非水之所可監也當於民監當監視於民則可以見成否今惟殷

墜厥命今惟商人湎酒之故隕墜其天命正今日所當監者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故我其可不大以此為監而撫安天下於此時哉予惟曰成王謂我今惟言曰汝劼毖殷獻臣汝康叔當堅固毖謹殷都賢臣劼苦八反侯甸男衛及汝為孟侯所統侯甸男衛之國君當謹固之此正如文王毖庶邦庶正益毖慎之使不湎于酒矧太史友內史友殷賢臣及所統諸侯既毖慎之况太史之官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之官掌八柄之法乃汝康叔之所親友者乎越獻臣百宗工及其賢者為百官尊者可不固慎之乎矧惟爾事內史太史賢臣百宗工既固慎之况與汝康叔共事之人服休服采服休謂居尊官而暇逸者服采謂居卑官而治事者可不固慎之乎矧惟若疇服休服采既固慎之况如爾之疇匹圻父薄違如司馬掌

九畿之法故謂之圻父父者尊之為父也有違王命者圻父薄迫而誅伐之圻音祈農父若保司徒掌教稼穡以厚民生故謂農父當順民而保安之宏父定辟司空掌度地以居民謂之宏父當定民居之法此三卿可不固慎之乎辟必矧汝剛制于酒自殷賢臣至衛三卿皆康叔所當毖慎者況於汝身其可不剛以制其縱酒之失乎厥或告曰其或有人告於汝曰羣飲有人羣聚飲酒汝勿佚汝當擒捕勿令逃佚佚亦盡執拘以歸于周盡執拘以歸周家予其殺我將殺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成王又恐康叔縱殺故又告以羣飲固可殺若殷紂所導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及百官有沈湎于酒者此化紂之惡未能遽革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汝勿庸殺之且惟教之曰有司明享國家所以有官主此酒者本以明潔

為享祀之用非為羣飲設乃不用我教辭如此教之乃有不明我教之之辭惟我一人弗恤則是於我一人之言曾不知恤肆為淫湎弗蠲乃事時同于殺不自蠲潔其職事於其始可與朋羣飲之人同其殺也王曰封汝典聽朕毖汝能常聽我戒慎之言而不湎于酒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勿使汝司民之官乃沈湎于酒而不自知也先儒以辯訓使必有自來

梓材第十三此篇蓋管蔡武庚既誅餘黨猶有存者成王欲使康叔匿瑕含垢以德化之無事於刑故此告之篇名梓材蓋篇內有若作梓材之喻史官取以為編簡之別

梓材竹簡標題王曰成王言封呼康叔名以厥庶民當以其國內之庶民暨厥

臣與其國內之臣達大家通達其德意志慮於大家大家即卿大夫之家孟子所謂巨室也以厥臣達王又以其國內之臣通達國之情偽於王惟邦君如此則國家之情上通於王下通於大家邦君之責盡矣汝若恒汝康叔若能順民之常性越曰於是自言我有師師成王前告我以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我今所以順其常性而教化之非我自為我實有所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則爾國三卿及庶官之長與衆大夫曰亦皆自言予罔厲殺人我所以不敢暴厲而殺人者亦厥君先敬勞非我自能爾也亦其君不以殺人為事能先以恭敬勞來為事肆徂厥敬勞故我徂往而其心能以恭敬勞來為事肆往姦宄故我又往而治民於內為姦外為宄者殺人歷人宥殺人者與既殺人而逃走所過歷之家者皆赦宥之

肆亦見厥君此非我自能爾故亦是我見其君事戕敗人宥於從事為戕賊禍敗之人尚且宥之此正謂王者言於上諸侯法之諸侯行於上為卿大夫法之也戕墻王啓監諸侯各監其一國王者所以啓建監國之侯者厥亂為民其治主於為民而已曰而其戒飭諸侯惟曰無胥戕無胥虐無相戕虐無相暴害至于敬寡至民之鰥寡當恭敬之而不慢至于屬婦婦女當有以連屬之不離合由以容合并用是四事以含容斯民王其效邦君成王言王所以責效於邦君越御士及治事之臣厥命曷以其命果何用哉引養引恬惟欲長養民長安民而已恬甜自古王若茲監自古王者皆如此啓監以牧民罔攸辟無所事於刑辟惟曰成王又謂我意惟曰若稽田今康叔為君監民譬如治田

既勤敷菑前既以勤力徧布菑去其草而根荄不能害苗惟其陳修今惟當陳設其所修治之事如糞壤之類為厥疆畎又為其疆畔如田塍之類為其溝畎如田間通水小溝之類康一可不體此稽田之義務除商民之穢惡分而正之使善惡不得混處者乎若作室家又如人之作室家既勤垣墉前既勤力立垣墻城墉而內外有限可以禦侮惟其塗塈茨今惟當塗暨泥飾惟當茨葢康叔體此作室之義經理疆域申畫郊圻猶恐有如徐夷淮奄相煽成亂若作梓材又如人治梓木之材材以為器用既勤樸斲前既勤力為坏樸而斲削之矣樸扑惟其塗丹雘今惟當塗朱色之雘以為之采飾康叔可不體此梓材之理修明典章建立綱紀以維持播飾其治道乎雘烏郭反今王惟曰周公又謂成王之意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先王文武

既已勤用明德於上懷為夾懷來諸侯使為夾輔庶邦享故庶邦朝享于下亦皆相親比作

兄弟方來如兄弟之密方方而來亦既用明德亦盡用明德后式典今我

君成王惟法先王之舊典集庶邦丕享合衆邦大來享上亦如先王之時上下皆用德皇天

既付中國民況皇天既畀付中國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及其中國之疆土于

先王肆王惟德用故嗣王惟德化是用和懌先後迷民以和悅先迷民紂之民後

迷民武庚之民用懌先王受命如此則所行之政仰合先王之心所以能慰悅先王所受命于

天而有天下者可以長保而無替矣已若茲監周公既舉成王之意詳告康叔於是又歎曰已矣乎

今當如此監民惟曰惟常自言欲至于萬年欲至萬年之久惟王子子孫孫

永保民及王之子孫長共保斯民而已此惟王如禹貢言厥貢羽毛惟木之惟同謂羽毛及木也

召誥第十四

此篇乃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相宅因作誥以進戒成王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是時欲都洛而卒不果遷至成王周公乃成武王之志建都洛邑而所營洛有二所瀍水之西則建城取其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焉瀍水之東則以為都而居九鼎謂之郟鄏又謂之東都又謂之王以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東郊取其密邇王室可以馴服其心焉然則洛邑既成成王果都此乎曰成王實都鎬京特來往朝諸侯祀清廟於此詩魚藻刺幽王曰王在在鎬是幽王猶居鎬京則成王實都鎬可知矣宣王車攻之詩曰復會諸侯於東都宣王於此會諸侯則成王亦於此會諸侯可知矣及平王東遷乃都洛邑而洛邑成於成王周公復辟在營洛之後召公欲成王知所以謹其始故作此篇名邵

成王在豐豐文王所都文王之廟在焉時成王所以在豐者欲宅洛邑以欲居洛邑告文王廟以宅洛之意使召公先相宅乃使召公先周公而往洛相視所居作召誥召公遂作此書以告成王召誥竹簡標題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十六日既望實得庚寅越六日乙未過六日是二十一日乙未王朝步自周成王早朝行自鎬京則至于豐豐至鎬京二十五里故朝發鎬京則可至豐不待淹日也文王宗廟在豐時營洛邑故至豐告具事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惟太保召公乃先周公而行往洛地相視所居之地越若來於是順成王之命而來三月惟丙午朏三月初三日丙午月生明之日朏斐越三日戊申過三日是月之五日其辰得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召公乃早

朝至於洛用龜卜其所居是太保自二十一日離豐歷十四日至洛卜宅厥既得卜其卜既吉則經營於是經營規畫其朝市宗廟郊社之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召公乃以衆殷民治其所經營之位于洛水之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攻之五日乃月之十一日其辰甲寅所攻之位其規模皆成若翼日乙卯明日乃十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早朝至洛則達觀于新邑營乃徧觀新邑太保之所營越三日丁巳過三日乃月之十四日丁巳用牲于郊用牲于郊以禮天地告營洛之事牛二牲用牛二越翼日戊午過明日戊午月之十五日乃社于新邑乃祭社于新邑告以營洛之事牛一羊一豕一牲各用一越七日甲子過七日乃

月之二十一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公乃早朝用冊書命殷地之衆侯甸男邦伯及侯甸男之邦諸侯之長厥既命殷庶其既命殷地之衆庶殷丕作殷地之衆皆大作以赴功周公忠誠感動之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召公乃揔衆邦大君以出取其幣帛乃復入由外復入復扶又反錫周公以幣帛予周公曰遂致詞於公述其忠誠感動庶殷之意拜手稽首手至地為拜手首至地為稽首以致敬于公旅王若公誥告庶殷召公乃以書陳說於鎬京王所今日亦當順周公誥告庶殷之意而敬謹其德率先天下越自乃御事於是自汝治事之臣始嗚呼嗟歎而言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皇天之上帝改其長子紂茲大國殷之命此大國殷家之天命惟王

受命（惟王受殷之命）無疆惟休（有無窮之休美）亦無疆惟恤（亦有無窮憂恤）嗚呼（召公所以又歎而言）曷其奈何弗敬（何哉人君奈何不敬乎曷其當如禮記言何居詩言子曰何其）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天既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茲殷多先哲王在天（然商家多有在先明哲之王精爽在天其德澤深遠）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謂紂之身與紂之民所以能服受其天命）厥終智藏瘝在（奈何其終不能敬於為君斥退君子而智者至於藏匿信任小人而病民者至於在位瘝音官）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天下之民弗忍荼毒夫人皆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籲天（以哀苦呼告上天籲音喻）徂厥亡出執（而紂又往其所往出之地而拘執之）嗚呼（嗟嘆）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紂酷虐如此故天亦哀念四方之民其眷顧之命於是别用能勉力於敬德者以為王王其疾敬德今成王不可不敏於敬修其德相古先民有夏王亦嘗相視古之先民有夏之君乎先民猶言古先之人謂禹也天迪從子保禹惟敬德故天開導之順從之以如子而愛之保安之面稽天若禹又能面向稽考天意所順向之不背稽之不違今時既墜厥命今是其孫桀不能敬德而隕墜其天命矣今相有殷今又相視有殷之湯天迪格保湯惟敬德天亦開導之感格保安之面稽天若湯又能面向稽考天意所順以有為今時既墜厥命今是其孫紂不能敬德而隕墜其天命矣今沖子嗣今王以幼沖之子繼立則無遺壽耇則不可遺棄有壽老成之人曰其稽我古人之德謂其多識前言

往行可以稽考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況又可以言其能考其謀之本於天造而無愧者乎嗚呼嗟歎有王雖小元子哉有王雖幼小乃武王長子其丕能諴于小民其大能和于小民諴音咸今休則今日即有休美不待持久也王不敢後用成王不敢以此事為後之用而必以為先務者顧畏于民嵒在於顧視而畏民情之嵒險嵒音岩王來紹上帝況成王自鎬京來洛邑所以繼天為君自服于土中周公將歸政而成王自服行其政事于中土謂洛地得天地之中也旦曰於是遂引公言其作大邑謂周公亦嘗自言其所以作此大邑者其自時配皇天將使成王自是洛邑配天為君益天在上為羣物之祖君配之而在下為萬邦之君也毖祀于上下又自是洛邑以謹祀天神地祇其

自時中乂然後自是中土以致治王厥有成命天命文武造周至成王而有成一成而不可變治民今休見於治民今即有休美矣皆周公言王先服殷御事召公又告王今日治此新邑當先訓服殷治事之臣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使親比以助我周治事之臣習與善人處陰以除其暴虐之心節性惟日其邁裁制其邪性則日復一日行其善矣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今王當以敬作所不可不敬之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監視其興亡我不敢知曰故我不敢測知而言有夏服天命有夏受天命王天下惟有歷年何為而傳十七王歷四百三十二年我不敢知曰又不敢測知而言不其延何為至桀殄絕不能延長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惟言不敬其德乃早隕墜其命灼然無可疑者我不敢知曰故我不敢測知而言有殷受天命有殷受天命王天下惟有歷年何為而傳三十王歷六百三十九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又不敢測知言何為至紂殄絕不能延長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惟言不敬其德乃早隕墜其命今王嗣受厥命今王繼受夏商大命我亦惟茲二國命我亦當思此夏商之天命嗣若功繼夏商以敬德而有歷年功效可也王乃初服周公復辟成王乃今日初行天子之事嗚呼嗟歎若生子如人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無不在其初生之日父母當謹訓導使之馴習於善自貽哲命彼智哲之善雖天所賦授為父母早訓導之使不失其本心亦若父母自與以智哲善命矣今天

其命哲今天於君或命以知哲之德命吉凶或命之吉或命之凶命歷年或命以歷年之久皆未可前知知今我初服宅新邑天知今日我王初行天子之事又居于新邑之洛肆惟王其疾敬德故惟王其敬於敬修其德王其德之用王其惟德是用祈天永命則天命以吉以哲以歷年誠可以求天之永命矣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其惟王無以小民過用非常道之故亦敢殄戮不教而即殺之乃果於為殄絕殺戮之事用乂民孰若用敬德以安民若有功若欲治民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其惟居王者之位在於以德而率先天下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然後小民乃惟儀刑於君而用德於天下越王顯於是王德亦因民而顯著於天下上下勤恤夫君民上

下皆能盡憂勤之誠以敬德其曰故我乃敢言曰我受天命我周家受天命有天下丕若有夏歷年今可大如有夏歷年之久式勿替有殷歷年又用勿廢有殷歷年之久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故我惟欲王以德又小民受天永長之命蓋得乎民而後可得乎天誠不可以淫用非彝而遽至於殄戮拜手稽首曰召公又致敬於周公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我雖小臣敢以王之讎民即商民昔附武庚又叛與周為讎者百君子即周之所謂有官君子者也越友民乃周家友順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安受王之威命使有所畏而不敢叛安受王之明德使有所慕而不忍叛王末有成命則王終有成命於天一成而不可變矣王亦顯王之功德亦於是顯著於天下我非敢勤然我

非敢以此為巳之勤勞

惟恭奉幣我惟當王有成命之際天下既治平之日而以恭敬奉幣帛

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用供之於王使王以此幣帛而昭荅天休乃見王能於求天永長之命也

尚書句解卷八